

帝國主義國家對華政策的內幕和衝突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4063B



帝國主義國家對華政策的內幕和衝突



第二卷 銷

## 亡弟作孚紀念冊

去年冬孫傳芳兵敗杭州，故鄉臨平，慘遭焚劫者四五次；老父被綁敲詐，露立風雪中者竟夜。亡弟作孚時患病在省，聞訊亟歸省親，冒狂風大雪，奔波半日，抵家已啞不成聲，遂臥不起。中國內亂由於軍閥，而軍閥又僅爲帝國主義之走狗。帝國主義雖不殺作弟，作弟實由帝國主義而死。爰摘譯瑞士議員芮恩哈所著之『帝國主義者在遠東的政策』四章，爲更今名，以紀念作孚並紀念直接間接犧牲於帝國主義下之一切冤魂。



# 目錄

第一章 帝國主義國家近年來的對華政策

第二章 帝國主義的內幕人物——托辣斯

(a) 英國的托辣斯

(b) 法國的托辣斯

(c) 比利時的托辣斯

(d) 日本的托辣斯

(e) 美國的托辣斯

第三章 托辣斯在中國的資本

第四章 帝國主義國家將來的衝突——中國的前途

(a) 日本

(b) 美國





# 帝國主義國家對華政策的內幕和衝突

## 第一章 帝國主義國家近年來的對華政策

好久好久了！中國受帝國主義國家的壓迫。從北面陸路上有俄國曾挾了法國資本侵進來；西方有英國的資本勢力，在印度成功以後，由海道攻入了中國的東南；接蹤而來的又有法國的帝國主義和德國的鋼鐵業。甚至於像葡萄牙這種國家，不在本國修它自己的內政，倒反覺得有到中國來傳播西洋文化的必要。東面又新起了日美兩國的帝國主義。中國便成爲各國帝國主義匯集的地方。

結果怎樣呢？

中國寶貴的領土被人強凶霸道的搶去；蒙藏僅存一個空名詞。賠款纍纍，不知那日能還清。關稅失了自主，鹽稅也落在外人手裏。允許外人有治外法權，讓他們在中國屯兵設警開法庭。凡此種種的喪失國權，一言難盡。還有所謂『勢力範圍』；



外人假鐵路，輪船，基督教等的工具，帝國主義便能更進一步，侵入腹地。美國來遲了，得不到勢力範圍，於是它國務卿海氏，帶了親善的假面具，倡『門戶開放主義』，保持中國獨立，要求各國在華的經濟機會均等。美國何嘗獨厚愛中國呢？它維護中國的獨立，正像它幫助古巴的獨立一樣，爲的是經濟侵略。它所要的是中國全國，不是屬於一隅的勢力範圍。美國自南北戰爭以後，經濟勢力擴展得很快很強。托辣斯囂興，便成美國帝國主義的原動力。他們以狡獪的齷齪的手段，和政界勾結，於是美國的政治全由托辣斯把持。例如麥慳利 (Mac Kinley) 總統的政府，一切『全爲營業界打算』。美國人人崇拜的英雄羅斯福也不得不懾於摩根 (Morgan) 的威勢，讓他三分。所以美政府便降同工商界甲必丹的忠順的僕役。美國的國運也必不決於白宮，而決於托辣斯的賬房。美國經濟力既澎漲，更不得不向國外拓展，東亞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的地。羅斯福戰敗西班牙，得意洋洋，又豈知他是帝國主義者托辣斯們的走狗？所以美國漸次征服古巴，海底，(Haiti)，泡多力哥



大西洋

北美洲

南美洲

太平洋

亞洲

澳洲

美國勢力之新途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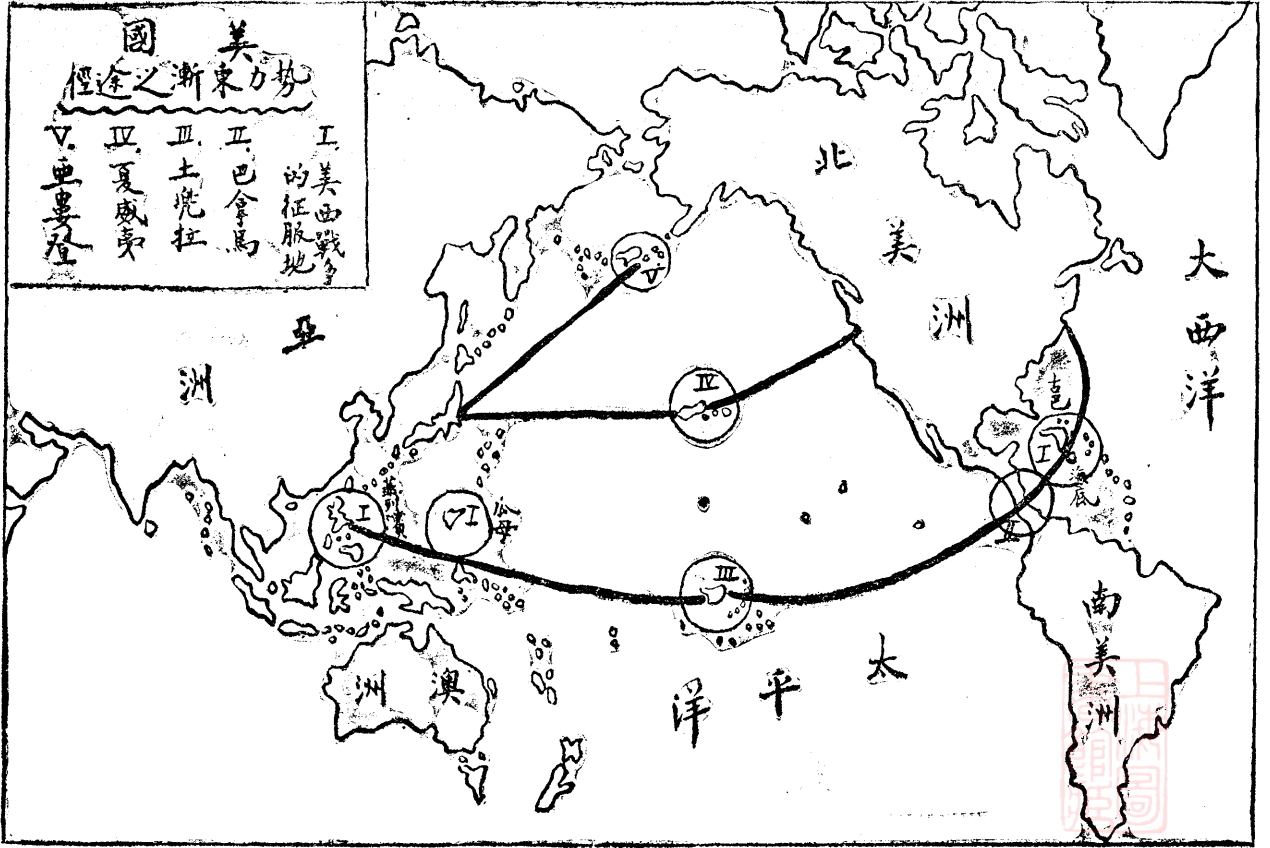
I. 美西戰地的征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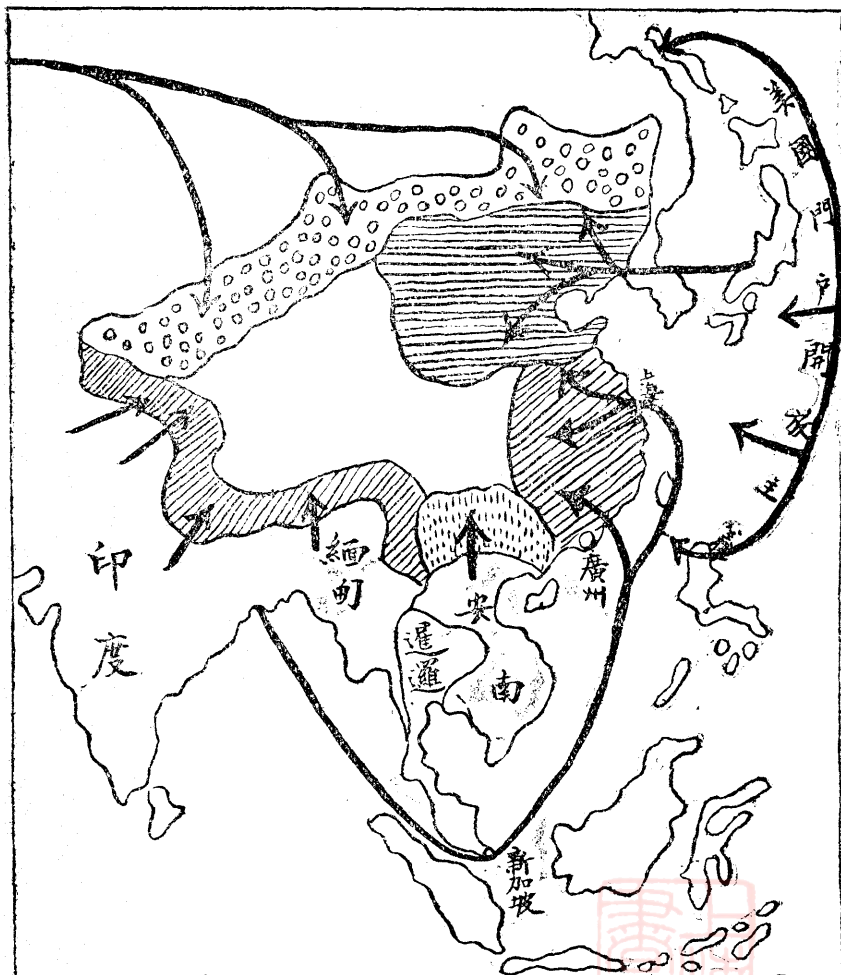
II. 巴拿馬

III. 土境拉

IV. 夏威夷

V. 聖多明各





列強在華的勢力範圍圖



俄



日



英



法

(Porto Rico)，巴拿馬，夏華夷，土兜拉，馬尼拉等，完全是帝國主義向中國東漸的步驟。已經完成了這些步驟，又豈肯將中國放鬆？懂得美國的經濟史，便可了解它所倡的門戶開放主義的真意。

歐戰爆發，帝國主義者在華的均勢破壞，局勢一變。第一件事情便是日本守英日同盟，加入協約國參戰。其實如果沒有這種同盟，日本一定也要起來作戰。它作戰的目的是很明瞭的。它必須趕跑德人，在中國和在太平洋中代佔德國從前的勢力。它佔領了膠澳和膠濟路。英法俄各國正在劇戰，無暇東顧；美國正在對付墨西哥，美墨間頗有發生戰爭的危險，所以美國或許除有抗議以外，日本就不必怕它的。戰後歐洲各國必都筋疲力盡，再也不能在遠東作戰。日本很明白大勢，便在一九一五年對華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強迫中國承認。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工商業發達很快，三菱三井等公司，絡續組織起來，不但經營銀行事業，並且還創立貿易，保險，紡織，礦務等公司。以後股份公司也逐

漸增多：一九〇八年已有三千零六十五家，資本共計日金四萬四千一百萬元；到一九二〇年，股份公司增至八千八百四十九家，資本共計七十五萬萬元。單就紡織業論，現在已有大公司六十家，錠子四百萬支，工人一百六十餘萬。日本海外貿易增長的速度又出乎尋常，現在列表如下：

年別	輸入額(單位爲日金百萬元)	輸出額
一八八七	二七·四	二三·三 入超
一八九七	二一九	一六三 入超
一九〇六	四一八	四二三 出超
歐戰期內	——	——
一九二二	一二九〇	一六二七 入超
		二五二

日本的工商業雖這樣發達，但原料缺乏，頗是它的苦處。工業中所必需的煤出產不多，鐵和煤油尤其微乎其微。就是它這樣興旺的紡織業中所用的棉花，單靠本

國生產，也還不够用。一九二三年日本輸入棉花五萬一千二百萬元，生鐵一萬二千八百萬元，羊毛八千萬元，橡皮二百萬元，其他如大豆，豆餅，米穀等尤不可計數。所以日本的帝國主義者不得不向海外一方找日貨的市場，一方找原料的產地。

日本人口的增加率很快，每年新添六十萬至八十萬。一部份雖因工業發達可以苟且糊口，然而失業的人民年年增多。日本土地瘠瘠，糧食不够。移民便因此成爲大問題。太平洋沿岸和太平洋中間白色人種所已佔據的地方，日本人不能插進足去。那末除了東亞大陸上的中國外，日本的帝國主義又向那裏去發展呢？

日本的帝國主義者一面經營工商，一面又操縱政治。政友會實在是鋼鐵業的政黨，而憲政會裏也有鋼鐵業的代表；這些營業家很狡猾，不願意單靠一個政黨的贊助。經理三菱公司的岩阪會是政友會中的重要脚色，同時他的親戚加藤又是憲政會的首領，並且曾任內閣總理。政友會是實施帝國主義最靠得住的工具；侵略高麗的是它，侵略滿蒙的又是它。日本的帝國主義既到了必待發展的程度，又得着了發展

的工具，那末『二十一條要求』的由來，我們便能明白了。

二十一條的內容我們是大家知道的。山東省不准割讓給別國，這就是說日本所要的是山東全省，不只是青島一區。日本欲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享有優越地位，得居住，購地，採礦，營商等權利。這便是說日本要擴大它的勢力範圍，當那些地方做自己的領土。要求中的第三號是關於漢冶萍煤鐵礦務公司，將它改爲中日合辦。該公司是揚子江上游最大的實業中心。大冶的鐵礦價值很高，含純鐵百分之六十七，全礦深約一百八十公尺；要是每年開採一百萬噸，那末要等七百年才得開盡。萍鄉所產的硬煤質量俱佳，一九一三年已能開掘六十九萬噸。每年倘使開採一百萬噸，那末要等五百年以後才告罄。並且日本要求所有漢冶萍附近的礦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開採，及無論直接間接對該公司有影響的舉債須得公司同意而後措辦。可見日人要包攬漢冶萍區內的礦務專利權，以救他們本國的煤鐵荒。

關於漢冶萍礦權的要求，三菱和三井公司的慫恿尤力。它們預先見到要供給歐

戰的材料，必須先得漢冶萍，並且這也是容易的事情。它們便將售賣戰品所得的英國金錢，投在漢冶萍公司裏，轉把英國在那裏的勢力趕走。英日利益的衝突反藉英日同盟來遮蓋。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狡計是這樣利害。

日本對華要求原提條款的第四號是中國須允准所有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這便是說日本要單獨侵略中國全國。條款第五號尤其荒謬。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的日本人充為政治財政軍事等各顧問；中國必要地方的警察作為中日合辦，或於警察署聘用多數日本人；中國向日本採辦一定數量的軍械，即全國軍械半數以上，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的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採買日本材料。這簡直是把中國當高麗看待。

日本的帝國主義者托辣斯既嗾使他們政府到中國來獨攬經濟侵略的特權，那末這種特權只得用狡獪欺騙的手段來獲得。英日同盟條約本載明它們兩國裏有一國和第三國締約，必須將該約的內容通知其他的一國。日本的加藤外相將二十一條的第

五號對英國完全隱着不說，通知它的只有四號。可見日本已違反英日同盟的條約，把英人當作敵人；英日帝國主義在華的衝突更加明顯了。

對於日本向華提出的二十一條，英國也無可奈何。美國正如日本所期望的一樣，提出抗議。美國的托辣斯看着日本在中國攫得經濟特權，頗覺不安。他們不能承認中國全國完全落在日本銀行家的手裏。美國銀行大家一致，遲早必須設法破壞日本在華的特權。不過此刻時機還未到。美國也有牽入戰爭漩渦的趨勢，不願在遠東白費氣力。所以美國的抗議只止於抗議，日本不必十分顧慮。

不過對於美京華盛頓和紐約的華爾街 (Wall Street 銀行集中的地方) 的恫嚇態度，日本倒也不得不留心，不得不準備。最好便是和別國締結密約。英俄之間的關係逐漸惡化，所以日本便乘機一方用兵力威嚇，一方用外交引誘，和帝國的俄羅斯在一九一六年訂了秘密條約，得了在華特權的保障。這時日英和英俄都還有同盟關係，而日俄竟訂密約來反抗英國！訂約的事情當然是不通知英國的；——日英同



盟條約實在已等廢昏了。關於日俄締約的事，在法國好像有人知道，並且說這種條約就是日本的岩阪托辣斯和法國的勞斯卡爾特（Rothschild）托辣斯兩者之間的同盟（俄國在滿州的資本就是由法國該托辣斯操縱。）這話或許也是對的。

日本的外交手腕雖然這樣狡猾，但俄國革命了，日本在這方面所得的保障完全推翻，於是不得不另想方法。英國在一九一五年早已設法運動中國參加戰爭。這對於日本當然很不利。日本不願意中國為參戰國，能在以後的和會中保護自己的利益。日本只希望能在議和的時候代表中國，顯出中國所處的地位僅屬附庸。所以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日本向英國提出抗議，反對中國參戰。英國屈服，不得不承認日本在華的特權。然而此刻美國又來邀中國參戰了；法義也都贊成。日本只得順從。然而日本在讓中國參戰以前，先已和英法義等國正式締結密約，使它們承認日本在華和太平洋中的要求，並且也已經和美國訂了石井藍辛條約，美國也承認日本在華的特殊地位了。石藍條約的能够締結，是因爲日本已使美國的托辣斯，對於在

華投資，知道儘可放心，不必像從前那樣疑懼了。

在凡塞爾和會裏面，威爾遜本來不肯承認日本的要求，但是日本有協約國密約的幫助，威爾遜終歸失敗。美國人也反對威氏在和會中的軟弱，和約不能在國會裏通過。這裏我們不要誤會，以為美國人真正的和中國親善。實在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他們的不批准和約，是因為他們要把和約照摩根的意思修改，不願意照三菱的意思訂定。美國的托辣斯不願意再談勢力範圍，因為這是與門戶開放主義衝突的，是有害於美國在華的經濟勢力的。

哈定召集華盛頓會議就是根據這條原則。他明白英國各殖民地，尤其是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等處，仇日很激烈。所以他在大英帝國會議舉行以前，發起華府會議，不讓英日同盟繼續。哈定不啻大營業中的跑街。帝國會議不使英日同盟繼續，是摩根的勝利。華盛頓把日本在華已得的特權剝除，也是摩根的成功。日本在華會中孤立無助；英國以殖民地仇日的關係，不能替日本幫忙，法義也都傾在美國方面；

這都是美國的金錢勢力所致。裁縮軍備，英美日的海軍比例定爲五與五與三。這雖是自欺欺人的議決案，但從此也可以看出美國要低壓日本海軍的志願。日美又單獨訂約，從前屬於德國的葉伯島不准日本在那裏築堡壘，而美國反有在那裏建無線電站的權利。然而對於日本方面關係最利害的還是由於美國的銀行。

日本的財政界，已由二十一條要求，設法把中國的財政完全處於日本的監督之下。中國的工業借款，只能向日本舉辦。日本的托辣斯已對他們歐美的同道，關上大門，不准他們來操縱中國。然而這扇用狹獐手腕來鎖上的大門竟在華盛頓被人打破了。對於中國的財政操縱權此刻不得不由日本轉讓給英法日美四國的財政托辣斯同享。於是組織四國銀行團，要把持中國的財政，把中國造成共同的經濟侵略的殖民地。四國銀行團中的主要人物有拉門德，(Lamont) 就是摩根托辣斯所最信任的人，同時也是美國另一個大銀行柯恩羅伯公司(Kuhn, Loeb and Co.)的代表；有法國的財政家底翁特拉舒(Thion de la Chaume)，就是巴黎的匯理銀行的董事，

又是法國屬地許多銀行的股東；有愛狄司爵士 (Sir C.S. Addis) ，就是英國『五大銀行團』的代表，又有日本人矢野，就是三菱公司的代表。美國銀行的參加四國銀行團的有摩根公司 (J.P. Morgan and Co.) ，柯恩羅伯公司 (Kuhn, Loeb and Co.) ，美大銀行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 ，紐約保信公司 (Guaranty Trust Co. of New York) ，紐約簡氏國家銀行 (The Chase National Bank of New York) ，紐約的李欣更生公司 (Lee, Hinginson and Co.) 芝加哥的大陸保商儲蓄銀行 (Continental and Commercial Trust and Savings Bank) 。其餘美國還有三十家銀行，在四國銀行團中，都有代表。英國銀行的參加的有七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倫敦的威斯敏斯德銀行 (Westminster Bank) ，匯豐銀行，等。法國銀行團的代表有九家，量值得說的是匯理銀行，巴黎荷蘭銀行 (Banque de Paris et des Pays Bas) ，巴黎聯合銀行 (Banque de L'Union Parisienne) ，里昂信用銀行 (Banque der Cr dit Lyonnais) 。日本銀行共有十七家，最重要的是安田，臺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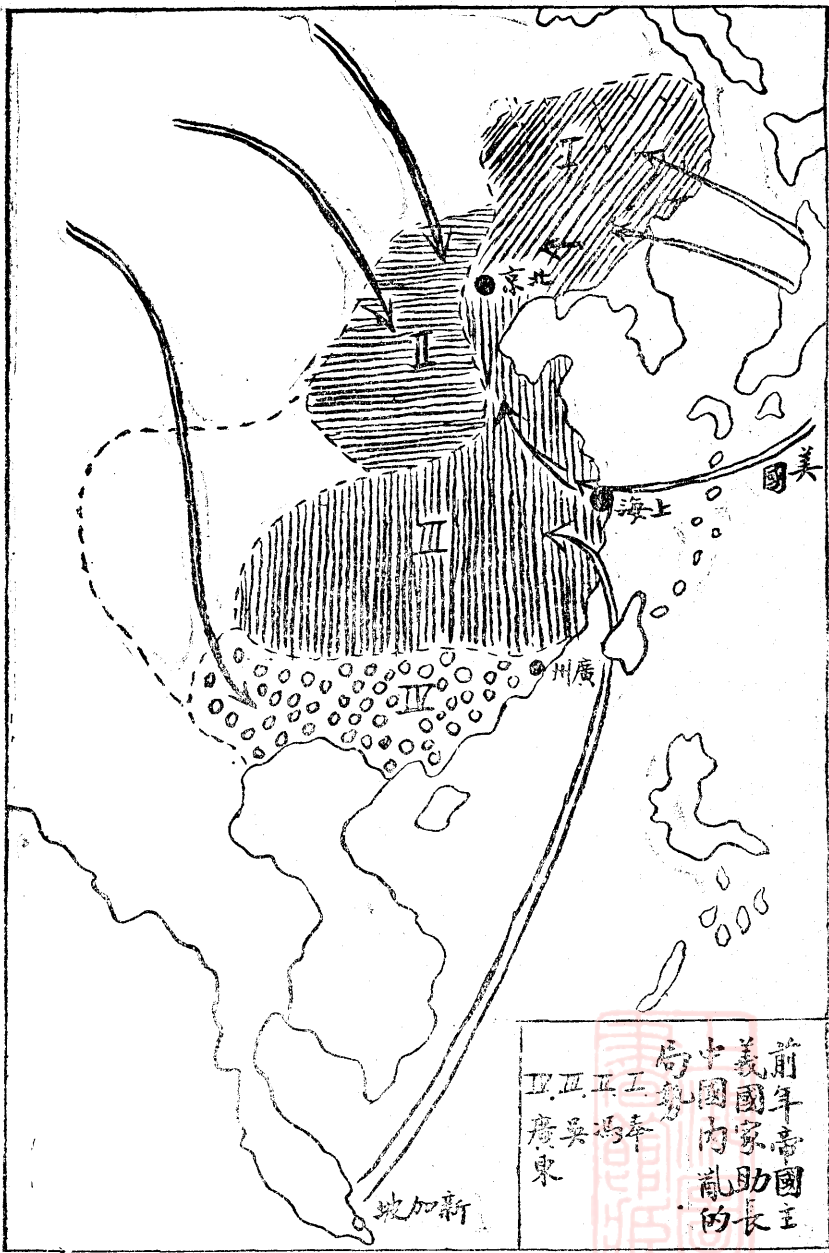
橫濱正金，朝鮮，住友，三井，三菱等銀行。

美國在四國銀行團裏的勢力本獨偏於過大；加以法國受美國的影響，事事和美國取一致行動，於是美國的權勢愈加增加。英國也常傾於美國方面。所以日本在四國銀行團中陷於孤立無助，只靠自己幫忙。

四國銀行團對華的方針在華府會議中已經決定；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又發表宣言，敘述原則十七條。大意謂該銀行團要以國際的合作來代替各國在華的經濟競爭，並維護中國的獨立，幫助中國的經濟發展，並不以監督中國的財政為野心。話雖說得這樣漂亮，然而實際又是怎樣呢？日本的財政家在歐戰期內曾想盡種種方法，要促進日本在華的勢力範圍的特權，不惜用狡詐的手段來欺騙世界，尤其是和它同盟的英國，現在它也居然大唱『門戶開放主義』的高調了！四國銀行團又常拿它不借款給中國，讓中政府先從自己的財源着想，向本國的銀行舉債這些話來自誇。又豈知中政府不得不向自己的銀行借款，是因為四國銀行團的借款條件太苛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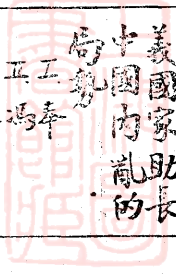
要是四國銀行團果是仁義道德，真爲中國幫忙，那末它爲什麼不許中國的銀行一同參加呢？要是確實抵押，四國銀行團爲什麼只願借款給中國來造鐵路呢？鐵路是帝國主義侵入內地的先鋒，這是大家知道的罷！銀行團爲什麼不肯借款給中政府來發餉發薪並作種種建設的政費呢？因爲它不要中國有强有力的政府！勢力薄弱的政府才能作四國銀行團的傀儡，政府強了，該銀行團也便沒有活動的餘地了。

帝國主義者不願中國有强有力的政府，不願中國統一，不願中國的新興勢力發展，都是極明顯的事。民國十六年來的內亂，都是帝國主義作祟。中國的軍閥是傀儡，在後臺提綫的是各帝國主義的國家。兩年前張馮吳及廣東四實力派的背後各有外人的援助。郭松齡倒戈失敗全是日本人搗的鬼。日本人對於郭氏有什麼仇，對於張氏何必賣氣力，他們所爲的不過是三菱在滿蒙的利益。最近日本出兵山東，爲的也是保護日本托辣斯在華的勢力。不過近來帝國主義在華的地位已很危急，上海五卅，沙面，萬縣等慘殺案都是帝國主義國家惶恐的表示。英美新近要以武方對華，



前年帝國主義國家助長的中國內亂的局勢

I 奉天  
 II 吳  
 III 廣東  
 IV 廣東



就是恐怕英國『五大銀行』和美國摩根在華的權勢要受動搖。外交窮則戰爭，戰爭窮則外交；武力恫嚇和經濟侵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英美起先幫吳氏，吳氏失敗，便掉轉頭來幫吳氏的宿仇。只要帝國主義者有利可謀，就是中國打得一片破爛，四萬萬人都餓死，他們也儘可不管。然而這種帝國主義的惡毒政策的原動力究竟是什麼呢？它的後臺老板究竟是誰呢？

## 第二章 帝國主義的內幕人物——托辣斯

倘使我現在要把帝國主義政策的骨子裏的原動力找出來，要根據了手頭可用的材料，把這種政策的後臺老板托辣斯和他們在政治上的影響描寫出來，那末這當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或許差不多一定辦不到。他們採秘密的外交手段，對於政府，勢力很大，并且盡量的利用政府，以達他們自私自利的目的。不過他們的勢力怎樣能從銀行的賬房裡伸張到政府的辦公室裏去，我們很難知道。政府怎樣被播弄，我們也很不容易明瞭。他們所用的工具是什麼，給政府的報酬是什麼，也不是局外人



所能問聞的。幸虧有時『營業界』裏的局中人自己透漏一點消息，我們再一時不停的一層層的偵察證據，托辣斯們秘密外交的政策我們便能知道一些。但我們還有一種普通的證據，比單由研究所得的結論，更要明顯準確。這便是：政府怎樣憑藉營業，擴張勢力，現在一天天的愈加嚴守秘密起來了。可惜我們要搜求完全的事實，反因此難上加難。他們經營一樁事業，表面不說是爲自己的利益，倒總是大言炎炎的說是爲別人謀幸福。他們所談的是『親善』和『人道』。『求利』是他們所最嫉惡的。我們只要想想中國的四國銀行，說得如何天花亂墜，口口聲聲總是要幫中國。然而我們却要承認：最懂得裝腔作勢的就是大商家。

現在雖有種種困難，不能求得這種經濟界上的秘密外交的真相，然而就我們所已知的論，或者也可以得到一種結論。我們且看：

(a) 英國的托辣斯

英國的資本大抵集成兩大組：一是英國實業聯合會，英語爲 The 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 縮寫爲 F B I，凡大規模的實業公司都是其中的會員；一是五大銀行團(The Big Five)，英國銀行資本最大的部分統包括在內。

英國實業聯合會成立較晚，是在歐戰期內的一九一六年上才產生的。它括有一千七百九十八家行家與一百六十七家公司。公司之中最大的，有鮑爾溫公司 (Baldwin-Konzern)，鋼鐵，煤，洋灰，磚瓦，半成的工藝品，貿易及運輸事業等，便是這個公司最重要的企業，而英國現在的首相鮑爾溫氏便是它的創辦人；威克爾公司 (Vickers-Konzern)，它最重要的營業是製造機械並電氣工業，製車工廠等，不過現在並不十分興旺；亞姆斯脫隆公司 (Armstrong-Konzern)，是以經營煤鐵軍器飛機著名的；利華兄弟公司 (Lever Brothers-Konzern)，即是英國實業界中最大的公司，除了它的日光肥皂工廠以外，還經營採煤，開發油礦，捕魚，與輪船公司等；英國的石油事業完全是在它手裏壟斷。它的資本是獨立的。它是以狡猾的手腕，加之以武力的援助，組織成立來和美國的美孚公司對敵；新近逝世的英國外交

總長柯爾崇 (Curzon) 以及溫司登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 亨利第德廷 (Henry Deterding) , 披亞孫 (Pearson) , 坎特門爵士 (Sir Cadman) 與歷任英政府要職的馬格司薩密爾斯爵士 (Sir Marcus Samuels) 等都曾爲這個公司出過大力。英國的石油公司散佈在波斯 (英波石油公司) , 莫索爾 (英波士石油公司) , 這處油礦是假手國際聯盟，用人類最無耻的狡獪行爲，從土耳其人手中裏搶去的) , 印度及松達羣島 (Sunda Inseln , 英荷皇家貝壳公司) , 緬甸，(緬甸石油公司) , 墨西哥 (墨鷹公司) 及南美洲 (加立平石油公司 Caribbean oil) 等處。和這些最重要的公司連成一氣，息息相通的，還有許多油礦，在埃及中美及西印度等地方，竭力經營。這些公司每年的石油出產，現在雖不過約占全世界總產量的百分之十二，美國所產的石油竟占了百分之八十七，然而據他們說，它們儲藏之富，可備將來探掘的，竟超過美孚公司的八倍。英國石油公司的組合，像橡皮事業一樣，和大英帝國的命運，是永也分不開的。

英國財政界上的資本完全包括在五大銀行裏面：

巴克萊銀行 (Barclays Bank)

二千四百八十萬磅

洛特銀行 (Lloyd Bank)

二千四百四十萬磅

密特蘭銀行 (Midland Bank)

二千五百三十萬磅

國立省銀行 (National Provincial Bank)

一千九百萬磅

威斯敏斯德銀行 (Westminster Bank)

一千八百十萬磅

英國銀行資本的總額爲一萬三千一百四十萬磅。

在亞洲的下列各銀行，也是由英國五行操縱，雙方有密切的關係：

資本

臺灣銀行

六百六十萬磅

波斯帝國銀行

一百萬磅

奧士曼帝國銀行

六百二十萬磅

匯豐銀行

九百七十萬磅

此外還有在英國勢力之下的日本大銀行：

住友銀行

七百二十萬磅

實業銀行

五百二十萬磅

五大銀行的淨利：

一九二〇年

一四，六七五，〇〇〇磅

一九二一年

一一，四〇七，四〇〇磅

一九二四年

一〇，九四八，八〇〇磅

一九二五年

一一，七四八，六〇〇磅

英國的存款，在五大銀行裏，占全額的百分之八十三；英國各銀行的分行共有七千二百五十七家，其中屬於五大銀行的即有六千零零五家。



實業與銀行當然有很密切的關係；實業公司董事會裏的人物，也就是銀行董事會裏的人物，所以實業團與銀行團之間，好似一張網模樣，到處有聯絡的痕迹；遇必要的時候，對外完全一致，幾乎只是一個機關。

英國實業聯合會有一個強有力的董事會，董事會又分爲十部。其中最有趣的，當然要算海外貿易部，對於每個會員，供給他所要知道的海外情形；國會事務部，將種種要聞，報告給會員們，但同時也還要求會員們爲顧全聯合會的利益起見，採取適當的動作；交際部，遇到一切重要問題發生的時候，便和政府閣員們自己作最深切的談判。由此可見聯合會對於和政府合作一層，實在非常注重；並且它要想設法使營業和政治發生一種最密切的結合，這也是顯而易見，千準萬確的。要證明剛才所說的這句猜想的話，我們只須仔細看看聯合會會長的名單。看看勞工研究部關於英國實業聯合會的調查報告，便可辦到：英國實業聯合會的實力，尤其是它在政治上的影響，和它在立法機關裏的活動，並不單是由於它們會員多，所操縱的資本

大，和它們組織的嚴密靈活，而實在也是因為它們首領自身的位置高，勢力廣。所以聯合會不僅是一種資本的集合，而也是多數資本家的團結；它不僅是由幾家有共通利害關係的行家所組織成功的，內幕裏還有一大串經營這些商行的人物，對於種種保護他們最力的政策，都負有直接的責任。

英國實業聯合會歷任的會長，都是身兼許多大公司的經理；並且與英國的政治總有多少的關係。例如第二任會長（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凡沙施密斯爵士（Sir Richard Vassar-Smith）曾次第當過以下各行家的經理：鮑爾溫有限公司，洛特銀行，倫敦力佛伯來銀行，太爾波埠鋼鐵公司及英國曼斯曼鐵管公司等。（這些都是屬於實業聯合會的。）凡在歐戰期內組織來贊助政府，幫它解決重要的經濟與金融問題的一切委員會，差不多沒有一個不有他老人家在裏頭當委員。當他一九二二年死的時候，他正任洛特銀行的行長和許多公司的董事，財政時報說他是倫敦都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的會長是吉第司爵士 (Sir Eric Geddes) 與英政府的關係最密切，因為他在任會長的前兩年便是政府的交通總長。在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是軍械局局長，一九一七年為海軍部部員，一九一八年晉職為海軍爵士。

當然的，一經供職政府以後，凡屬私人機關的經理和董事等職務必須立時解除，然而實業界與政府之間的聯絡，不但依然存在，並且更加堅固。餘吉第司外，實業聯合會會員在內閣裏擔任要職的人，還有以下幾位：

霍恩爵士 (Sir Robert Horne)，一九一九年任勞工部總長，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任商部總長，一九二一年任監印官。

孟特爵士 (Sir Alfred Mond)，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一年任勞工部秘書，一九二一年任衛生部部長。

派克伯麗斯氏 (H. Pike-Pleace)，一九一五年代理郵傳部總長。

張伯倫氏 (Neville Chamberlain) 一九二二年任郵傳部總長，一九二三年任衛



生部部長。

福來斯底華克氏 (L. Forrester-Walker) ，一九二三年任林政司司長。

約克遜氏 (E. S. Jackson) 歐戰時內閣的財政秘書。

洛特格利姆爵士 (Sir P. Lloyd-Greem) 外交部秘書，商會會長。

鮑爾溫氏 (Stanley Baldwin) 自一九二五年到現在，任內閣總理。

聯合會要實現它的種種計劃，當然也不肯把國會放鬆，竭力選舉它們的代表去當議員。內閣而不得人民代表(?)的贊助當然是不行的。上屆選舉的時候，保守黨特別成功，選出了聯合會裏的許多代表，所以現在下議院受大資本家的勢力的支配，尤其比從前要厲害。

在國會裏出席的現有以下各個托辣斯的代表：Rothschild, Swaithling, Vestey, Inchcape, Beaverbrook, Rothermere。在上議院裏有二百四十二位大地主；二百七十二位資本主義的公司的董事；有四百二十五位議員是七百六十一家資本主



義的營業的代表；又有七十位是屬於英國實業聯合會的指導之下的。在下議院裏有二百五十五位股份公司的董事，其中每位便已代表三十至四十家公司。

這些國會議員活動的範圍也不僅限於一方。英國的國家沒有一天不向着經濟化的一方面進行，所以托辣斯可做的工作，實在是到處都有，舉不勝舉。他們無處不侵，無縫不入，以保護英國實業聯合會和與他們有關的各銀行的利益。並且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們在今日的成功，尤其比幾年前要容易。內政既由他們操縱，外交他們當然也不肯忽略。實業聯合會居然能够使英政府從事於一種資本達五萬萬法郎的信用營業，以征服國外的商場。凡能將存在英國的貨物銷售到國外去的商行，都有資格向這信用機關借錢。這種事業，凡與實業聯合會有關的各銀行，本來也可以舉辦，並且更加容易。英政府原是先從銀行借錢，然後再借給人的。但是由銀行舉辦這種事業，許有多少危險，所以讓國家去幹，實際還是用銀行的錢；國家冒着危險，銀行穩坐收利。至於要推廣英國的國外商業，實業聯合會便到處供養着它們的商務參

贊；這些參贊有三種重要的職務：第一是宣傳，第二是獲得推廣商業的必要條件，第三便是設法鞏固聯合國對於所駐國政府的勢力。關於這層，英國實業聯合會在一個節略中曾經說過：『易言之，藉英國實業聯合會的代表，英國的廠主便能將他們的意見與願欲，向此等代表所駐國的政府，至誠至敬的陳述，並且在正當的時刻，用正當的言詞，便能够保護英國的利益。』

英國廠主的意見已經『至誠至敬』的向中國政府陳述過了。究竟怎樣的至誠，怎樣的至敬，我們還得查看。不過有一件事是一定不易的，便是：實業聯合會的每個代表都確切的知道，當他和外國政府的代表辦理不論那種交涉的時候，他背後總有大不列顛的戰鬪全力作準備。要是實業聯合會的代表不能再前進侵攻，那末英政府便要派正式代表，親自出馬，以得交涉的勝利。

輿論也是由報紙托辣斯偏護實業聯合會，繼續的製造。一遇國外發生事故，有損於英國資本家的利益的時候，凡是一切報紙，不論其為最自由或最保守的，總

全聽命於某種通信社，而這種通信社又專重視英國資本的利益，反對外國人民的利權。例如五卅上海英捕屠殺華人的事件：雖然中國人都是赤手空拳，和平游行，雖然全世界都知道這種屠殺是罪無可逭慘無人道的舉動，然而英國 Rothermere 及 Beaverbrook 的報紙總只是描述華人暴動，排外，和赤化，從沒有承認這次是英人方面的違背正義和人道。等到後來排貨的效果逐漸顯著的時候，英國實業聯合會的權利保護者方才微聲的承認，說他們當初也許可以不必這樣辦，但始終不認這是英捕和英商的不是。單就這個例子看，已可見那種只顧物質不尙理想的報紙如何能繼續不絕的混淆觀聽，並損害一國和該國人民的幸福。

#### (b) 法國的托辣斯

法國的托辣斯也和英國的一樣，分爲實業公司與銀行兩大組，不過這兩組之間的聯絡，比在英國還要密切。人們一說到法國的實業，差不多就是指冶鐵業公會 (Comité des Forges) 而言。這個機關到現在已有六十多年的歷史了。它當成立之

初，只包括幾家小鐵廠，聯合希乃德氏 (Schneider) 和在勞萊地方特文兌爾氏 (de Wendel) 的鐵工廠而已。他們各自經營，不相干涉，直到畢諾氏 (Robert Pinot) 擔任總理以後，冶鐵業公會才蒸蒸日上，成爲一個強有力者。畢諾自己並不是廠主；他不過是一位公司的經理——一個被雇者而已；但他懂得如何能從他附庸的地位漸漸高昇到最有威權的位置。他把冶鐵業公會和別的公會如鐵路材料業，軍械材料業，造船業，鐵礦業等公會合併起來，成一新組織，稱爲鐵業聯合會 (Union des Industries Métallurgiques et Minières)。這個聯合會統括有一百十一個公會，而每個公會又領有幾千家公司。可是鐵業聯合會裏的管理，總是操在冶鐵業公會的手裏；歐戰期內，冶鐵業公會即代鐵業聯合會操縱一切，但它對於自己的利益，却竭力維護；尤其對於關稅問題，格外不肯忽略。它能設法成功，使生鐵的關稅增爲百分之二十七，鐵片和鋼的關稅，高至百分之六十，而別種工業品祇得有百分之六至十五的保護關稅。因此，由國外輸入原料，價格必高，而國內各工廠中所需的

冶鐵業公會

總理：畢諾氏

鐵礦業

鐵路材料業

造船業

軍械材料業

### 鐵業聯合會

總理：畢諾氏

(巴黎黎麻特立街)

鐵業聯合會

建築業

紡織業

化學工業

法國國產業

聯合會

### 各業辛狄開公會

總理：畢諾氏 (巴黎黎麻特立街)

把持者：畢諾氏

(巴黎黎麻特立街)



原料不得不仰給於本國的冶鐵廠，於是鐵的市價便可以由冶鐵業公會壟斷了。

鐵業聯合會雖已擴張勢力至此地步，但它並不就此自足。它又和紡織業，建築業，化學工業及食品工業等公會，聯合起來，新立一個約與英國實業聯合會有同等重要的聯合會，稱爲各業辛狄開聯合會 (Comité intersyndicate)，會址就和冶鐵業公會及鐵業聯合會同在巴黎麻特立街 (Rue de Madrid) 它的總理，也不是別人，便是畢諾氏。有一時，當商業部總長克萊孟德氏 (Clementel) 組織法國產業聯合會以後，向來壟斷全市的各業辛狄開聯合會便當然遇着了勁敵，十分危險。然而對於這種競敵的恐慌不久便煙消雲散了。屬於產業聯合會的各公司，大抵都由鐵業聯合會和各業辛狄開聯合會的會員所經理，所以這個新成立的產業聯合會，實際上便轉輾仍由以前幾個聯合會所操縱。產業聯合會的幹事，逢到各業辛狄開聯合會開會，也被請去列席，接受訓令。所以法國實業界的全力，統在畢諾氏一個人的手裏。

這種情形實足令人非常驚奇。冶鐵業公會不過占鐵業聯合會的四分之一，在各

業辛狄開聯合會裏所占的部分更小，在法國產業聯合會裏所占的地位尤其微乎其微；然而它竟能掩盡天下耳目，爲一己的私利，操縱全國。它的董事會完全依照畢諾氏的意見，宰制一切，而法國各業裏人物，都不得不隨着他跑。

實業與銀行當然有密切的關係，實業界自必竭力設法要操縱銀行。所以希乃德便任了巴黎聯合，里昂信用和歐洲聯合三大銀行的董事。他憑藉了這些銀行，便把他的勢力侵入東歐；在捷克境內，他因這些銀行尤得着極大的利益。並且他的勢力也散播到奧國。特文兌爾氏自己也盡其力之所及，要和銀行融合；所以他和鼎鼎有名的前任財政總長佛朗素馬潔 (François-Marsal) 及希乃德同任巴黎聯合銀行的董事。

這種强有力的組織，也從不猶豫的，要把它們的勢力特別有效的滿播在國事上邊。我們只要看看這種組織的全部都竭力設法攫取政權，便可見這句話並不是過甚其辭。希乃德自己即是一個商家政客的代表。大商業最好藉國家的助力來經營，前



幾代也早已明白這層道理了。希乃德的祖父是拿破崙第三的朋友，曾任拿氏政府第一任的農部總長，列席憲法會議，並當該會議的主席。他的兒孫當然也得着這種傳統。友琴希乃德現是進步黨的議員，並且靠他議員的資格，對於法國在馬洛哥的政治，作種種陰謀。希氏的公司和德國曼斯曼公司利害衝突，因此便發生馬洛哥戰爭。即如上次歐戰的餘波，德法之間的爭執，也是由於希氏的營業大受德國公司的敵抗所致。歐戰以前，希氏的公司，對於汽車工廠，電氣事業，橋梁建築等等，已經大事擴張。他並資助俄國的浦底洛甫工廠；他的銀行設法使法國借款給俄國。他又在尼哥波馬留波 (Nicopol-Mariupol) 冶礦公司投股合辦。歐戰以後，薩爾 (Saar) 流域尤其是他的錢囊所在，採取不竭。他在友邦又征服了幾個鋼鐵公司，如畢爾孫 (Pilsen) 地方的司可達工廠 (Skoda-Werke) 波蘭的胡達擺哥華工廠 (Huta-Bankowa-Werke) 等，所以他占據了產鐵的大區域，要將歐洲大陸的鐵礦業，完全歸他一人主宰。惟有德國的鋼鐵業是他的阻碍，所以便發生了羅爾 (Rour) 流域的侵占

和關於羅爾的爭執。凡此種種都是由他和他的計畫在背後直接指揮的。他是近二十年來歐洲政治上很少有人知道的極大的人物。他便是祕密外交家最好的一個例子；他雖在暗裏祕密佈網，而國人每不能識破他的詭計，還盲目的贊助他。他是歐洲大商人的代表，只求營業的利益，即在尸骨上面蹂躪，他也完全不顧。不過他的同行也並不一定都贊成他的計劃。就勞萊地方的特文兌爾氏看來，侵占羅爾這件事最好不發生，因為他所最關心的是要從德國獲得硬煤，抵作賠款，以便融治他在勞萊的生鐵。然而希乃德却不要德國拿貨物來作賠償，因為這樣反而可以使他遇着競敵，營業上因此不安。所以他便着手破壞羅爾的工業，不但毫不管德國成千成萬的工人竟因此失業而陷於悲苦的境況，德法之間暫時隱忍的敵意又因此發洩起來，仇恨再加深一層；並且他因為自私的政策，反使他在冶鐵業公會裏的朋友大受打擊，幾有難以生存的痛苦。赫禮奧(Herriot)以為這種強權者是法國的贅疣。其實豈但如此呢？他們實是全人類的贅疣。希乃德和畢諾已經把冶鐵業公會和其他的聯合會融合一

起，成爲一種功效極大的工具了。德國佛蘭福報（Frankfurter Zeitung）前年五月八日在它的商業欄裏說：『法國鋼鐵業在法國經濟界上所佔的勢力，雖有某種例外，說是由於經濟的關係，但這種勢力的性質，就最要緊的講，還是屬於政治組織的。根本上這並不在乎金融的操縱，而實由於政治的陰謀。法國的鋼鐵業與經濟界有一種很難看出的聯絡。這種強有力的組織，與其說是資本的積聚，毋寧說是勢力的積聚。所以冶鐵業公會想保護它經濟上的利益，一定要先從政治上的方法着手。它竭力設法影響法國全國的政治，俾與它的私願相吻合。因爲這種原故，所以冶鐵業公會和經濟利益聯合會（Union des Intérêts économiques）常保持一種密切的關係，因爲經濟利益聯合會即是出資供給法國辦理選舉的一個機關，而冶鐵業公會便能因這個機關操縱國會裏的議員了。冶鐵業公會全部的活動——更切實一點的講罷，它副會長畢諾氏的努力——便在和政府，國會或官廳，交換意見，辦理交涉。他在國事上的勢力便能由冶鐵業公會利用來達到它自私的目的。』

這樣把政治和經濟打通的也不單是希乃德一人。另外還有康彭 (Paul Cambon) 他曾是駐柏林的法國大使，現任巴黎荷蘭銀行 (Banque de Paris et des Pays-Bas) 的行長；這家銀行便是法國最重要的石油業銀行，也是由實業界附設的最大的銀行。康彭同時又操縱法國無綫電公司，和英國的馬可尼無綫電公司立於對敵的地位。(馬可尼公司的經理的兄弟，在這裏附帶說一句，便是李庭爵士。(Lord Reading)，前任印度總督。)

康彭曾爲公使團的主席，而這個外交團體，在近年來即使不完全操縱歐洲的政治，但至少也有很大的影響。康彭又代表法國出席甘恩 (Cannes) 的賠償會議，和坎特門 Cadman 一同議決莫索爾條約，把百分之二十五的油礦股票從土耳其人的手裏奪去，讓歸英人。

還有路虛氏 (Loucheur)，是歐戰期內的暴發者，所以舊時的公司都恨他。他在法國的左派政黨中已經成爲有名的政客，在上次法國的內閣中曾繼嘉羅氏 (Cai-

Ilaux) 任財政總長三星期。

再舉一個例，還有政客勞倫氏 (Théodore Laurent)，任以下各銀行或公司的經理或董事：荷蘭北方銀行 (Banque des Pays-Bas et du Nord)，法國鐵木工廠 (Ateliers et Chantiers de France)，基隆公司 (Etablissement de la Gironde)，東北鋼鐵廠 (Forges et Acieries du Nord et de l'Est)，海軍建築會社 (Société Provençale de Constructions navales)，安竇納歇維洪礦業公司 (Mines von Anderney-Chevillon)，柯爾曼工廠 (Kulman) 烏梅古船鐵廠 (Marine Stahl-Werke von Homécourt) 等等。

畢諾自己任國家信用銀行的董事，並操縱法國幾萬萬的儲金。

底翁特拉舒爲德國匯理銀行等的董事，曾代表法國，參加在中國的外國銀行團。

我們也還不要忘記希乃德的女婿聖素維公爵 (Grafen Armand de Saint Sau-

veur)。他在歐戰以前，代表希氏任浦底洛甫工廠的董事；現在任海運公司及法  
銀行的董事，便在此處替希乃德公司及冶鐵業公會的東亞政策作前鋒。

我們只要看看法國國家欠希乃德氏勢力之下的銀行，究竟有多少法郎，便可估  
計希氏在政治經濟上的勢力。一九二四年三月六日法國國家該這些銀行的流水欠款  
總數如下：

巴黎荷蘭銀行

七四，〇八〇，〇〇〇

巴黎聯合銀行

四九，五二〇，〇〇〇

勞斯卡爾特兄弟銀行

四九，七九六，〇〇〇

國家信用銀行

一一四，〇一七，〇〇〇

抵押銀行

一一一，五〇〇，〇〇〇

工商信用銀行

七三，九九七，〇〇〇

里昂信用銀行

一一一，八一〇，〇〇〇

總社銀行

一一一，一四一，〇〇〇

總計

六九五，八六一，〇〇〇

這還不過是一部分。『法國銀行』，即真正的國立銀行，本應當由國家管理，

但實際上却完全由其他諸大銀行操縱，而國立的亞爾奇利銀行，(Banque de l'A

Igerie) 也欠各銀行鉅款。所以那時法國對於諸銀行的欠款共達二，五四四，二六

一，〇〇〇法郎。一個人有了這許多欠款在他袋裏，當然可以任意左右政府，『趙

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就是這個意思了。夏德納 (Chastanet) 在他所著的『銀行

家之共和國 (République des Banquiers) 裏面，說得很中肯，他說潘嘉賚的政府，

以佛朗素馬沙爲財長，一時需款七萬萬法郎，也還能得到這筆鉅款，維持下去。然在

另一時，赫利奧的內閣竟不得不倒，只因爲『法國銀行』的總經理不肯發慈悲心，獨

讓赫氏自己去設法奔走而已。『銀行家之共和國』是一個很漂亮的標題。但我們也

還要記得從前孟德斯鳩的一句話，他說，銀行維繫國家，正如繩索維繫着被懸絞的

人一般！

法國年報“France-Extrême Orient”，以為前面所說的許多銀行都是在遠東有極大利害關係的機關。在第四百六十四頁上，又臚列法國在安南和中國有營業的一切公司。法國在遠東的政策，都根據它們自己的利益來計劃和操縱。我們現在要特別提出來講的只有二種：一是法國亞洲保險公司（Assurance Franco-Asiatique）總經理處設在上海；一是華俄道勝銀行，總行設在彼得格勒。這就是中東路的銀行。道勝行的西名是“Russisch-Asiatische”，譯意為俄國亞洲。誰能相信行名毫不帶有法國的字眼，而行內的營業能純粹由法國行家所管理呢？借用他國的名稱來作假面具，這是何等狡猾啊！

(c) 比利時的托辣斯

他的姓名叫愛密爾佛朗基（Emile Franqui）。他在比利時，好比施蒂納氏 Stinnes 在德國，路虛氏在法國，不過他在比利時的地位，並不像路虛氏在法國的



那樣四面受敵的包圍。他經理比國最大的銀行，比國總社銀行，(Société Générale de Belgique) 並任十幾家別的銀行的董事。他的左右親信大家努力要維持他的勢力繼續不絕。他在國外殖民地的營業頗發達。所以他也從事石油事業，並操縱剛果和中國(正太)的鐵路。他曾代表比國，出席道威斯委員會(Dawes-Komitee)因此和美國的托辣斯也發生了關係。

(d) 日本的托辣斯

日本托辣斯裏面最大的要推三菱。但此外還有許多旁的公司，勢力也很雄厚。三井公司與三井銀行聯絡，在朝鮮東三省及台灣有極大的營業。它的營業是以木材，五金，紙張，及化學品為大宗。安田公司所經營的大抵是以鐵路，銀行，和機器事業為最主要。鈴木公司的勢力在臺灣最大，僅次於三井。這些公司在歐戰期內，得利最厚；三菱現在每年分紅平均還有百分之十。日本因為現有的船隻還不敷用，所以這些公司差不多都提起精神來造許多的輪船。因此日本商船隊的擴大非常迅速。

在一九一四年它們還只有商船五百七十八艘，共合八四一，〇〇〇噸，到了一九一九年，它們可用的商船已經增加到二千六百七十艘，共合二，三五七，〇〇〇噸；在一九二四年竟不下於三，六五五，〇〇〇噸。因此日本商船的噸數竟占世界第三位。近年來日本的造船業雖然漸漸減縮；一九二二年只有九四，〇〇〇噸，而兩年後在船塢裏所造的，甚至於只有三九，〇〇〇噸，和英國所造的一，一七三，〇〇〇噸比較起來，相差很遠；然而就今日日本可用的商船噸數看來，便可見海運業托辣斯的勢力已在大戰期內如何擴大了；並且現在操縱海運業的又是三菱。同樣，銀行的資本也在這幾年裏增加了許多。各行在歐戰前後的資本如下：

歐戰以前

一九二〇年

橫濱正金銀行

二千萬元

日金

一萬萬元

日金

三井銀行

四千八百萬元

一萬萬元

臺灣銀行

三千萬元

六千萬元

日本三井氏



美國摩根氏



三菱銀行

一百萬元

五千萬元

實業銀行

三千萬元

五千萬元

朝鮮銀行

四千萬元

八千萬元

日本銀行資本的總額，在一九二〇年爲十五萬九千七百萬元；一九二一年爲十七萬八千六百萬元，公積金爲六萬三千三百萬元，儲金爲九十八萬四千八百萬元，淨利爲三萬七千八百萬元，平均分紅爲百分之九·四，而一九一九年的紅利爲百分之九·七六。日本的托辣斯與英法的資本有密切關係，但在地震以後，這種關係已稍有變動，而美國資本反受日本托辣斯的歡迎了。

(e) 美國的托辣斯

現在美國經濟界上資本最大的集中，可分四組：羅克費勒 (Rochefeller)，哈力曼 (Harriman)，福特 (Ford) 及摩根 (Morgan) 等托辣斯。其中侵占慾最強而活動又最力的要推摩根托辣斯，所以我們倘把他詳細研究一下，便可以舉一反



三。老摩根已經替他的兒子披孟摩根 (Piermont Morgan) 造成了極大的勢力，遺傳給他。披孟摩根所必須努力的，只是好好的維護他爹的遺業，使這種遺業的重要和勢力，繼長增高，世世不替而已。

『摩根公司是現在世界上最大最強而最有勢力的機關。尤其就資本力而論，他實遠超過美國其他的三個公司：美孚（即羅氏煤油大王的）哈力曼和福特。摩根公司所操縱的資本的數目之大，使人看了幾乎要目眩頭昏。由它直接操縱的營業共有資本二百二十萬萬（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美金。此外還有一百三十四家公司，共合資本四百萬萬（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美金，也都由摩根所經營的公司操縱。這四百萬萬元裏面，有四十萬萬元是銀行資本，其餘三百六十萬萬元是工業資本。與摩根公司有密切關係的十八家股份公司和私人行家，已經在另外一百三十四家公司裏，占據了董事七百四十六席，而這一百三十四家公司又共有資本二百四十三萬萬元（二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國鋼鐵聯合

會的董事共代表二百十三家營業，資本總額爲一百五十二萬萬元（一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其中有六十家營業，合資本五十八萬萬元，由貝克氏（C. E. Baker）代表，施蒂爾（Steele）代表的營業共有資本四十五萬萬元；而摩根自己所代表的也有資本五十四萬萬元。這些財政界的要人，對於實業公司，大半都不由自己直接經理，而全靠他們的銀行或信托公司間接操縱；這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因爲財政界用了這種自身隱藏的方法，便可藉自己較少數的資本來操縱大規模的營業。並且倘使許多公司互相不露真相，那末一切交易都不容易被他人識破，效率較大，而獲利也較容易。

摩根所直接操縱的大銀行如下：

圖章 (c)

— 2 —

銀行名稱	被監察或合股的公司數	被代表的公司數	由上列銀行所操縱的營業的資本總額

摩根公司 (J.P.Morgan & Co.)	六三	三九	一〇,〇〇三六,〇〇
紐約第一國家銀行 (First National Bank of New York)	一〇三	四九	一一,五四二,〇〇
保信公司 (Guaranty Trust Co.)	一六〇	七六	一七,三四二,〇〇
銀行信托公司 (Bankers Trust Co.)	一一三	五六	一一,一八四,〇〇
國家都市銀行 (National City Bank)	八六	四七	一三,二〇五,〇〇

我們還要注意。上面所舉的各大銀行，又主有或操縱一些較小的機關。例如紐約的國家都市銀行資本總額約八萬萬元，却又設有花旗銀行，資本約一萬五千萬元，分行遍佈全球；另外還設國家都市公司 (National City Company)，資本亦

達六千萬。

我又將紐約另外兩個銀行團所操縱的各大銀行，列表如下，以資比較：

銀行名稱	被監察或合股的公司數	被代表的公司數	由上列銀行所操縱的營業的資本總額
柯恩羅伯公司 (Kuhn & Loeb & Co)	一五	一二	〇，三〇〇〇，〇〇〇元
商業國家銀行 (National Bank of Commerce)	一四九	八二	一八，〇〇〇，〇〇〇
漢奴佛國家銀行 (Hannover National Bank)	三七	二九	〇，七〇〇〇，〇〇〇
紐約簡氏國家銀行 (Chase National Bank of New York)	六九	四八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愛斯德信托公司 (Astor Trust Co.)	七四	四七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摩根公司所經營的鐵路事業也非常重要。由摩根直接操縱的鐵路共有五萬公里，比繞地球赤道一轉，還要多一萬公里。最要的鐵路公司列舉如下：

美南路 (Southern Railway)

八六六七英里

大西洋沿岸鐵路 (Atlantic Coast Line)

六八一八

路奈路 (Louisville and Nashville)

四五九〇

伊里路 (Erie Railroad)

二五六五

馬伯路 (Père Marquette)

二二三四

芝市美西路 (Chicago and Great Western)

一四九五

摩奧路 (Mobile and Ohio)

一一一四

辛紐台路 (Cincinnati, New Orleans & Texas Pacific)

三三五

共計

二七，九一八英里

(每英里合一·六公里)

就以上各鐵路局而論，美南路要算最大。它的總局有路綫四千五百英里，資本內有股票一萬八千萬元，另外還有押款賬目等二萬一千萬元。它所分設的支局或公司不下於六十二處，共有路綫約四千英里。大西洋沿岸鐵路局規模也很大；它的幹路，即大西洋沿岸鐵路，共有四千二百英里，股票共達五千萬元，押款賬目等共達一萬三千萬元。它的支局分局等共有七十九處。分局中最重要的是路奈鐵路局，有路綫三千六百英里，又有支路約一千英里。屬於摩根的著名鐵路，還有伊里路，有路綫八百一十英里，股票有一萬七千六百萬元，押款賬目等有一萬八千五百萬元，而隸屬於它的分公司又有七十五處。

鋼鐵托辣斯就是美國鋼鐵業聯合會 (The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它的資本有股票八萬六千八百萬元，押款賬目等六萬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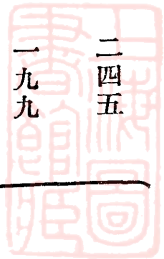
鋼鐵托辣斯為現在實業界中最有勢力而管理最統一的一種組織；它歷年來發展的情形，很有興味的略載在下面的表裏：

年	薪金工資 (以百萬元爲單位)	工 人 數	平均工資	淨利 以百萬元爲單位
一九〇二	一二〇	一六八,〇〇〇	七〇〇元	一三三
一九一〇	一七四	二二〇,〇〇〇	八〇〇	一四一
一九一三	二〇七	二三〇,〇〇〇	九〇〇	一二七
一九一四	一六二	一七九,〇〇〇	九〇〇	七一
一九一五	一七七	一九一,〇〇〇	九二五	一三五
一九一六	二六三	二五三,〇〇〇	一〇四二	三三三

一九一七	三四七	二六八，〇〇〇	一三〇〇	二四五
一九一八	四五三	二六九，〇〇〇	一六八五	一九九

一九一七年的生產有礦鐵三千一百七十萬噸，焦煤一千七百四十萬噸，煤七百萬噸，洋灰一千一百萬桶。該年所出的生鐵有一千七百六十萬噸，半製造品二千零二十萬噸，由鋼鐵製成的物品一千五百萬噸。一切貨物賣得十六萬萬元，其中有三萬七千七百萬元是托辣斯組織裏面自己各公司之間的交易。托辣斯該年的入款總額為十七萬萬元。到一九一七年底止，直接參加鋼鐵托辣斯的有四十七個公司，而和這些公司併合在一起的還有七十家。』

鋼鐵托辣斯中的公司，除卡匿奇 (Carnegie) 的公司以外，有以下各家：



公司名稱	資本 (以百萬元為單位)	所隸屬的 公司數
鋼鐵聯合公司 (Federal Steel Co.) .....	一二七	三
國家鋼鐵公司 (National Steel Co.) .....	九七	八
紐糾塞美國鋼鐵鐵絲公司 (American Steel and wire Co. of New Jersey) .....	九〇	二六
美國錫片公司 (American Tin Plate Co.) ...	六〇	三八
美國鋼箍公司 (American Steel Hoop Co.)	三三三	八
國家鐵盆公司 (National Tub Co.) .....	八〇	一六
美國鋼片公司 (American Sheet Steel Co.)	五二一	一九
美國橋梁公司 (American Bridge Co.) .....	七一	二五
上湖鐵礦合併公司 (Lake Superior Consolidated Iron Mines Co.)	三〇	六

聯合鋼鐵公司	(Union Steel Co.)	.....	110	二
包德蘭洋灰公司	(Universal Portland Cement Co.)		三·五	
奧利佛鐵礦公司	(Oliver Iron Mining Co.)		1·11	
畢芝堡輪船公司	(Pittsburg Steamship Co.)		1六·三	
弗力克公司	(H. C. Frick Co.)	.....	110	

鋼鐵托辣斯裏各公司待遇工人的殘酷，有非現代歐洲人所能想像的。工廠制度幾經蛻變，現已非常精密，強迫工人們用盡他們娘肚子裏的氣力來謀公司的利益。工人們倘要防衛個人的身體而有所反抗，那末這種反抗實在是必不可能的事，因為工人之間密佈偵探，一遇有反抗的醞釀，立時便到公司負責的人那裏去報告。稍涉嫌疑的工人便立刻被辭。所以工廠裏工人的進退實在不足為奇。好得在漂流的下等游民裏面還有許多人，情願暫受委屈來就鋼鐵托辣斯的條件而不願意餓死。工廠經理們也樂得利用這班勞動的後備隊。讓步兩個字是經理們所從來沒有想到的。外國

資本家在中國待遇中國工人的情形比這還不如。

托辣斯對於美國國家的影響很危險。這在一九二四年舉世屬目的石油案上面便可證明。

摩根，是煤油大王羅氏的勁敵，設法要想侵入羅氏的領域煤油業裏面去。要達這種目的，便由摩根操縱，組織了辛克賚煤油公司 (Sinclair Oil)。這個公司居然把美國儲爲軍用所以是屬於國有的蒂包陀 (Teapot-Dome) 油礦租了來開掘。然而仔細攷察起來，即可證明辛克賚和他的同事陀海尼 (Doheny) 曾用鉅款賄賂內務總長發爾氏 (Fall)，所以能成功得着這租權。這件齷齪的貪贓案正發生在共和黨黨員的身上，這時又正在選舉總統之前，所以對敵的民主黨便着力攻擊；然而共和黨竟用緩和民氣的手腕，要把這件案子無形消滅。因此有人呈請大理院長陶甫第 (Daugherty) 檢舉辦理。那知道這位最高執法官也早已受了摩根辛克賚的賄賂了，所以又不得不把這件案子從陶氏手裏撤回。要托付共和黨員來辦理檢舉是再沒有





人敢信任的了，所以終後便有人要請威爾遜的女婿候補大總統麥嘉圖（Mac Adoo）辦理。然而在手去請他以前，那知道麥嘉圖在該公司裏也有乾股，每年可以分紅。可見共和黨和民主黨是已經串通的了。但要維護國家的權利，懲罰貪賄的官吏和行賄的商人，便有人要找一位私人律師，或許可以反對托辣斯，保護國家的利益。一萬二千萬人口的民族找一位替他們保護利益的辯護士。走邊天涯，竟無覓處。終後便有人說，只爲發洩一時的意氣，反把這種齷齪的事情，牽連許多，是不相宜的。真正愛國的美國人不應當沉溺在這種骯髒的案子裏面。所以國有軍用的儲備石油礦可以隨便讓人偷去；這並沒有什麼壞處。然而把這件案子來討論，却是很壞的。好像眼睛一閃，一切的報紙也便立刻採取這種論調了。

大商業和政治之間的連帶關係，從前早已說得很多了，所以像這種油礦賄賂案也不能算是新奇。托辣斯不但只和一黨聯絡，他同時和兩大黨都有接洽，這也并不希奇。民主黨的候補總統大衛司（Davis），從他的談話之中，即可解釋一切：『我

所有的贊助者都非常有力。我是約翰披孟摩根氏，伊里鐵路公司，保信公司，美孚公司，和美國別的重要公司的代表，並且我也頗以此自傲。這些大公司要求我忠實的工作一天，我便爲它們盡力一天。美國所以能做到現在的地步是全靠這些大公司的力量。我們正需要它們啊。』三位候補總統裏面，只有拉福來德氏(La Follette)沒有代表托辣斯的嫌疑。

美國一切報紙的論調都袒護托辣斯，也是當然的事情，因爲美國的通信社和報紙全在托辣斯的掌握中。例如紐約晚報雖不能說是屬於過激派，但在歐戰期內却總反對大營業和英政府；當它得了消息，知道摩根公司代英政府在美國消售公債的時候，它仍舊保持它的反對態度。當布爾希維克黨披露協約國間的密約的時候，在美國的非社會主義化的報紙裡面，只有紐約晚報會盡情發表。可見對於該報，托辣斯總要想法對付，並且還得趕緊想法。好罷，摩根公司的拉門德出來把紐約晚報收買了。現在紐約晚報當巴黎和約是『福音』了，是命令法人搶掠沙河流域(Saragch-

ret)的『福音』，命令俄國工人償付俄皇債款的『福音』，因為付債是要經摩根的銀行過手的！又如美國的合衆通信社 (Associated Press) 也和摩根有密切關係。總之，托辣斯已經把老報館買盡，同時又開新報館，來主宰輿論，維護它們的私利。試看現在報館的主人，那有一位不是家財百萬以上的富翁，不是經營鐵路，礦業，輪船等的大賈？

然而操縱了報館和輿論，有時還嫌不够用。照美國的習慣，教堂是可以由私人出資建造的；並且財主只要肯出足够的開辦費和經常費，便可創辦大學。因此，教會和學校也併入於金錢魔力之下了。本來應當奉事上帝的聖地現在一變而為奉事財神的地方了；本來應當研究學術的院落，現在專在點金術上做功夫了！

實業，銀行，報館，學校，教會和政治既全在摩根的主宰之下，集合成為一種勢力澎漲的組織，那末，對於摩根轉到世界政治這條路上去，誰還要大驚小怪呢？歐戰便是他發展營業最好的機會，只要能繼續供給財力。鋼鐵托辣斯的獲利，從

沒有像美國在正加入歐戰以前那年這樣多。摩根，並靠他攬總的工廠，便成爲供給歐戰金錢和材料的要人，正如煤油大王羅氏把他的煤油儘量供給協約國，致英國度支大臣溫司登邱吉爾能够說，協約國的勝利是由於煤油。摩根的一切工廠都得到厚利。他的銀行放出很大的借款，這些借款大半都拿貨物來作替。然而協約國倘使單靠它們自己的力量，不能把歐戰趁早結束，那末可怕的日子便要到了。戰事倘使延長，那末即使協約國終後勝利，然而財窮力盡，都像俄國一般，摩根便沒有希望能將所放的大借款收回，危險很大。在這個時候，美國不得不拿了它無窮無盡的力量加入戰事的漩渦裏去。摩根並不在軍事上作戰，但在經濟上盡力，並且竟戰勝了。摩根手下的一位經理施德丁紐氏 (E. R. Steetmans) 同時兼任非正式的軍械局長和軍糧局長。一切組織，都出於施氏的手裏，施氏又在協約國的軍械會議中代表美國。戰爭的勝利當然是力量充足的結果，而美國這種充足的大力量，摩根竟拿來擲在協約國方面，幫助它們的戰爭。

戰事終結，摩根便立時抽身，先讓歐洲自己去解決一切。然而沒有美國的幫助，尤其沒有摩根的幫助，歐洲的局面永不能改良，這是總有一天要證實的。所以摩根雖暫時抽身，但仍與各方有聯絡，準備一切，以便及時大顯身手。

幫助摩根的，有一時便是法國的內閣總理潘嘉賚。當一九二三年法郎兌價跌落，潘嘉賚要維持金融的時候，摩根便侵占進來了。法郎正在跌價，一般投機家都拖欠法郎，希望將來兌價更低，到償款的時候更占便宜。摩根却暗地裏盡他的力量收買法郎。於是他又宣布，要是法政府要求他，他便能趕緊借給法國一萬萬元美金。結果便是法郎漲價，投機家破產，損失很大。因此得利的只有兩個人：一是潘嘉賚，他由於摩根的鼎力援助，便可維持他的內閣；另外這個人就是摩根。歐洲有許多公司，因為欠摩根法郎，只得由摩根操縱；並且他有一萬萬元美金的兌換，在法國是人人稱道的一筆大款，摩根更可以利用來占便宜。

同時，摩根也用了金錢的勢力，強侵到德國的實業界裏去；他對於電業總公司

(A. E. G.) 尤其不肯放鬆。各業都已破產的德國於摩根是無用的；這樣的德國，他既不能利用來作生產者，以損害他自己在德國的利益，也不能利用它來作消費者，因為美國各公司在德國的市場已經失去了。所以德國必須自己能站得住才行。

因此他和法國鋼鐵大王希乃德起了衝突，因為希氏所期望的正和摩根相反。然而摩根強迫法國到倫敦會議席上去開談判。他派赴倫敦會議的代表先是開洛克 (Kellogg)

(Kellogg)——開氏後來繼許士任美國國務卿——和莫爾 (Moore)。後來摩根最親信的

拉門德也起來赴會。但倫敦會議並沒有十分結果。且法國本國有人宣說，這已是最後的條件，最後的一句話了；會議顯然有決裂的趨勢。希乃德所有的法國銀行大不滿意，竭力設法破壞。危險很大。於是摩根自己坐船到歐洲來了。他來，是帶着一萬萬元美金的法郎，明白宣布，倘使法政府不肯讓步，那末這一萬萬元要立刻償還，不能延期，這很有效。德國的賠償案便能照摩根所願意的，照摩根的伊省中央 信託所 (Illinois Central Trust) 的經理道威斯 (Dawes) 起草的計劃，通過實

行。摩根勝利，而希乃德和他的冶鐵業公會失敗了。

道威斯計劃顯然無疑的是摩根的成績。這裏，他正隨意支配一件全世界有關的大事。他自己的報紙說他是世上不帶皇冕的大皇帝；對於這種稱呼，他也不計較。無論如何，他今日當然已經成爲一位世界銀行家了。

他怎樣盡他世界銀行家的職務，便可由新近的事情看出來。法國派人到美國來商議債務；它遣它最有經驗的財政家嘉羅做代表。嘉羅所提的要求原很合理的。無論怎樣，他的要求總不及服爾比公爵 (Graf Volpi) 代表義大利和莫索里尼氏所要求的那樣無理。但嘉羅竟被駁斥，服爾比反蒙允准。摩根是要給人看：他並不和法政府的政策同意；他信汎昔西主義的義大利，比信法國要更深。大家都知道摩根對於法國和義大利這種不同的待遇，並不是由於財政上的關係，而實在是出於政治上的攷慮。英國五大銀行對待義大利也完全同樣。所以不論是摩根或五行，不論是銀行集中的紐約華爾街或倫敦城，大家都贊助汎昔西主義，讓民治主義去自奔頭路。

這便是這些交涉的壞結果。英美許多傾向民治的人民，反用他們的租稅，援助他們向來所反對的汎昔西主義的義大利；英美和法義之間的交涉，其實只是如此而已。

藉拉門德作代表而操縱中國的四國銀行團，壓迫日本的利益的，也就是摩根。四國銀行團根本爲自己的私利。然而口口聲聲的仁義道德，要幫助中國——這還有誰能相信呢？

這種經濟組織，不但表面上是，並且實際上也是，完全違反民治主義，而歸根結底，是絕對屬於帝國主義的；這不但反對這種經濟組織的人都能看出，就是這種組織內幕裏的人物也都自己覺得。所以他們想盡方法，要掩飾這種違反民治的現象。有人竭力要想證明，說現在大公司和大銀行的股票，好得容易脫售，都已分散到全體人民的手裏去了；因此，這些托辣斯不過是代表全體人民的經濟概括力而已。股票既是繼續脫離大股東的掌握，流散在小股東的手裏，所以不但只是紅利，並且對於該公司的管理權，都漸漸的從大股東手裏奪去了。這種論調聽起來十分



圓滿。但究竟對不對呢？民間的小股東許真增加的很多；但公司的管理權是不是就移轉到這些小百姓手裏去了呢？我們只要想法國一個單獨機關，冶鐵業公會，能够操縱許多別的資本比它雄厚得多的機關；我們再想想這種例子在英美到處可以找到，那末我們也應當懷疑了。然而民間和托辦斯分配股票的情形究竟又是怎樣呢？關於英國股票資本的分配，我們有克萊(Clay)教授的研究可資參攷。現在摘錄如下：

股東資本的大小

資本總額的百分數

股東總數的百分數

一〇〇磅以下	七·五	七五·四
一〇〇至五〇〇磅	四·五	一二·二
五〇〇至一〇〇〇磅	六·三	六·〇
一〇〇〇至五〇〇〇磅	一七·六	四·五
五〇〇〇至二五〇〇〇磅	二六·三	一·四
二五〇〇〇磅以上	三七·六	〇·三

這張表是根據正式的統計造成的；可見股東總數的四分之三（即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只有股票資本總額的百分之七·五；然而股東總數的百分之一·七，即不及五十分之一，却占有資本百分之六三·九，即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所以股票資本仍是聚集在很少的幾個人手裏；這些就是我前面討論的管理公司，有極大勢力的少數幾個人。然而要把托辣斯來社會化是做不到的。他們現在並將來總是一種完全貴族的，違反民治的經濟制度。不過經濟制度，由少數人左右，總不及由全民操縱的好。倘使讓這種托辣斯制度繼續存在，那末總有一天，人民全體是要受托辣斯自私政策的大害的。

### 第三章 托辣斯在中國的資本

外國資本在中國是求三件東西：洋貨的銷場，製造品的原料，和工廠裏低價的勞動力。除這三件以外，歐美日本的資本在中國從沒有要找求別的。這是純粹屬於物質的。倘使有時向中國輸入精神上的東西，如基督教等，那末在這種非物質的東

西背後，一定還隱藏着外國資本所求的真正目的。

中國實在是一個能供給原料的國家。據美國人在中國的地質調查，中國礦產的富藏，估計起來，約有一萬萬噸（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即照現在全世界所需和所採的煤量，中國單獨已能供給一千年。煤礦到處都有；直魯晉豫四省尤特別豐富。外國資本便在煤礦業裏侵占進來了；中國國家主義的資本家同時也漸漸踴躍投資。中國最大的新式煤礦都屬於英人和日本人；英人已占有最重要的開灤煤礦；日人已占有撫順煤礦，並且和中國合辦魯大公司，開採山東的煤炭。中國人主辦的煤礦雖然比外國人辦的要多得多，然而洋商在中國所開採的煤量竟達全國總量的一半。他們得利很厚。開灤公司，資本雖只合華幣二千四百元，但在一九二〇年差不多竟獲淨利九百萬元，能分紅利三成五釐。中國人的煤礦公司獲利也很厚；中遠資本為三百六十萬元，一九一九年竟獲淨利八十二萬元。可見中國的礦主，無論如何，也不必再從外人學習了。

中國的鐵礦也同樣豐富；估計起來，約有七萬萬噸，含純鐵二萬五千萬噸。最大的鐵礦是屬於漢冶萍公司；一九二〇年中國產鐵的總量爲一百二十六萬五千噸，而漢冶萍公司所開掘的有八十二萬四千噸，即占全額的一半以上。又何怪乎日本人要併吞漢冶萍公司而占爲己有呢？並且日本也在山東南滿等它的勢力範圍內攫得鐵礦，以救日本國內的鐵荒。中國的礦藏，除煤鐵外，還有很可寶貴的鉛，鋅，鎳，鹽，玉，銅，和金銀等。只有石油一項好像不多。美孚公司從前曾在西北開掘，惟以所得很少，便停止進行。因此中國石油的出產降跌很多；一九一八年還出三十三萬桶，三年以後，竟降到八萬五千桶。

礦產以外，中國又富於動植物的產品。它今日是世界產棉的第三大國；蠶絲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又很高；大豆，豆餅，米，茶，駝毛，羊毛，雞卵，鴨絨等又爲出產的大宗。總而言之，中國既然地大物博，取之無窮，那末外資的侵入當然是不可倖免的事。

外資初到中國來是只爲買賣；貿易是它惟一的目的；起初，此外並不要別的。但它不久便發見：將棉花就地加工製造，比遠涉重洋，先運到英國紡織，然後又經一番海運，輸回中國，要便宜得多。製造的原料當地就可找到。機器可以從國外運來，不久也便可在中國就地製造。另外還有一種差不多最重要的要素：這便是強壯敏捷，生活簡單的居民，極適於工廠的工作。結果是老大的中國脫化而成新中國，不過這種新中國的特點，不是本國自己的，而是從英美日本以及經濟已發達的別國帶來的。

工廠建築起來，而基址最大的又盡屬於外資所經營。華商的確和外商競爭，成績也不差；然而到現在爲止，華商還不能打破外商——尤其是在租界上立業的外商的勢力。上海日商永井和田會社現有開工的錠子二十六萬六千支，織機一千六百架；日商的上海第一第二和第三紡紗廠共有錠子九萬七千支；織機二千架；上海英商的怡和紗廠有錠子十五萬五千支，織機一千六百架；老公茂紗廠，也是英商經

營的，有錠子四萬五千支，織機五百十五架，除漢口的湖北紡紗廠以外，華商經營的紗廠沒有一個能有這樣多的錠子和織機。紡織業也許便是外資操縱中國實業最明顯的一個例子；但外資既侵入紡織業，中國其他的實業也免不掉遭同樣的命運。現在中國又起有許多外國工廠製造肥皂，磚瓦，機器，火柴，皮革，電力等，廠主獲極大的盈利。英日兩國人在上海經營的工廠已有二十四家；漢口也有外商的工廠二十四家，是由英日德俄的資本創辦的；天津有外商的營業三十八家，是屬於英日比義各國的。奉天重要的工廠差不多是完全屬於日本人的。

監督工廠或經理工廠的，大都盡屬銀行。歐美的托辣斯在中國都有他們自己的銀行。屬於美國的，有美國捷運公司，花旗銀行，大通銀行，及美豐銀行等。法國銀行有匯理及道勝。英國銀行有匯豐及麥加利。日本銀行竟不下三十一家；其中最大的是三井，三菱，朝鮮，台灣和新瀉。這些銀行獲利都很厚；內中有些每年賺錢之多，竟出人意料之外。一九二二年英商匯豐銀行分得紅利百分之六十四；中法實

業銀行分紅百分之十，它一個支行竟分紅百分之五十五；巴黎荷蘭銀行，百分之十三。日本銀行獲利百分之十或十五尤其是常事。

銀行資本當然不盡在經營工業上運用，它投在鐵路事業上的也着實不少。隨了鐵路，帝國主義者的勢力便可深入腹地。沿路輸入外資，原料和勞力便可更便宜的得到。俄人藉道勝銀行的法國金錢建築中東路；德國資本建築膠濟路，這條路在歐戰以後，換歸日本人操縱；英法資本一同建築京奉路；雲南的鐵路是用法國資本造的；法比兩國的資本合起來同造滬甯路；比資又建築正太路。其餘用外資建築的鐵路又很多。沿路的附屬建築品也差不多沒有不是用外資蓋造的。

中國政府，尤其在義和團的事件以後，會竭力設法，要收回路權，歸自己管理。這在名譽上，除中東路外，總算得是成功。中東路的南段現歸日本管理；北段還在俄人的掌握之中。俄國革命以後，蘇聯政府雖自動的對中國取消不平等條約，但中東路它終不肯放棄。中東路終是中國領土以內的一帶外國地。

其餘的鐵路，名譽上是隸屬中國政府的，實際却完全由外國銀行所操縱，所以中國對於這些鐵路的主權到處受着限制。外國銀行的目的是非常明瞭的。要是鐵路完全在中國政府的手裏，那末外人在中國內地的勢力不久便要大受打擊。辛博森在他所著的『中國』這本書裏說得好：

『中政府獨立和民國建設的關鍵，在鐵路。辛亥革命雖已免除瓜分的危險，然列強還有一種厲害的武器。這便是鐵路。俄國已經教給日本新法子；這種法子曾在中東路上應用，極有成效。由旅順條約，日本不但攫得中東路較佳的南段，並且它也施用新法，藉口保護利益，沿路設警屯兵。沿路兩旁便發生了所謂『鐵路範圍』，實際上這便是中國境內的外國屬地。現在最大的危險在日本採用這種方法由滿洲侵入山東，再逐漸延至內地。無論怎樣，這是應當設法防止的。補救的方法也很簡單。列強只要明白宣言，從今以後，中國境內的路鐵概由中國建築，直接歸交通部節制。路局人員，許除技師以外，都須用中國人。從此以後，中國讓給外國的路權



只限於建築；新路築成以後，便立刻退歸中國的交通部管理。』

這實在很簡單，也很聽得入耳，好像是能够辦到的。外人也不能拿中國人不善經營鐵路這句話來推托。英國羅素在他的中國之問題這本書裏，說在中國人管理之下的京綏路經營得很好，路局裏中國人員至少能和歐洲人一般的盡職。然而像辛氏所說的這種最簡單的事情竟還辦不到。不過中國的鐵路倘使真是爲中國人民的幸福而建築的，那末這層是一定應當辦到的。可是沒有一個人想採用這種補救方法；外人必不肯放棄路權，拋掉他們在中國的勢力；這種事情的辦不到，又是很明顯的了。

工業的發展，鐵路的建築，沒有不連帶着產出許多工人。中國和日本一樣，現在確已忽然產生一個新經濟階級，即無產階級。

在沒有工化以前，中國人都是農夫或手工業者。但不久外貨輸入，國內工廠林立，手工業的產品成本較貴，銷路便被廠貨奪去，手工業者如織布匠等便不得不消滅，像百年前歐洲的，五六十年前印度的手工業者的滅亡一樣。印度的織布匠曾蠶

屈的輪在角隅裏，成千成萬的餓死，因為英國紡織的棉布，售價低廉，已經把印度織布匠的工作和麵包奪去了。中國的織布匠也遭同樣的命運，不得不挨餓。中國的織布匠雖也曾有反抗——有革命，但那是無益的；於是他們不得不挨到當時在中國開辦的工廠裏去，得資底日。農夫的子姪們也和這些被剝奪的手工業者一起進工廠。地裏收成不好，吃着不夠，農夫的子姪們也不得不到工廠裏去謀生活。起初他們還不過是季工，只當在家沒有工做的時候才來。但不久他們便久留在廠裏了。他們在大城裏，在租界上，停留下來，造成中國今日的新無產階級。

這個新無產階級的工作狀況壞到極點。中國是沒有星期日的；工廠天天開工。除病假外，沒有放假的日子。對於意外或疾病也沒有保護。廠主不肯出錢在機器上裝置保險機關；一遇不幸，便有十多個人受傷。『八時工作』是人所不知道的；一晝夜工作分兩批，每批工作十二點鐘。有時工作的時間甚至於到十六點鐘。在這種狀況之下，活着一羣工人；他們習於最簡單的生活，忍受一切的條件，對於增加工

資，減縮工作時間等也沒有反抗的表示。他們所得的工資如下：

無特技的工人 每日三角至四角

造船匠 每日六角

泥水匠 每日七角

木匠 每日六角至九角

銅匠 每日七角至八角

漆匠 每日四角至六角

工廠女工 每日二角至三角

上述工資只及歐洲的百分之十至二十五。中國廠工的效率固然只及歐洲工人的一半。但這是不妨事的。即使將工作效率低，有碍生產，折除以後，中國工人比歐洲工人竟還要便宜三倍哩！

只要是就此而止罷！只有男工是這樣待遇，倒也罷了！可是受有同樣待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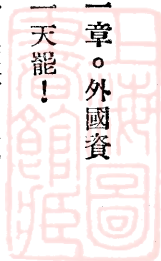


還有女工——還有童工。童工和女工實是中國新工業歷史中最悲慘的一章。外國資本在童工和女工身上所作的孽是永也不能懺悔的。將來也許有報復的一天罷！

上海工部局曾組織一個特別調查團，研究童工狀況；它的報告材料很豐富。調查委員之中有中國紗廠聯合會的英幹事，日本永井和田會社的經理，及幾位中國和英國婦人；調查團長是發起人華特氏（H. Lipson Ward）。調查報告在一九二五年七月發表。這個報告說得還嫌太輕，裏頭的話還得倒打折扣。現在我們從一九二五年的中國年鑑（China Yearbook, 1925）所載的這篇報告裏摘譯幾段：『現代大規模的生產中的情形，如紗廠或別的工廠在窄小的房舍內須運用大機器並雇用許多工人，在中國是比較新近的事。

『這種情形現在只發現於少數地方；其中最重要的即是上海和上海附近；那裏，工業的發展近年來非常迅速。

『中國全國的生活程度，和別的工業已經發達的國家比較起來，可說是很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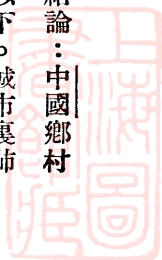
人民大都不能受教育。就一般論，工人毫無組織；工會等團體，幾乎大家都不知道。〔這當然是幾年前的情形，現在可不同了。〕

『現在上海區內無特技的工人的平均工資非常低廉，實足令人驚異；不過實在情形究竟是怎樣，却很難說。但一個無特技的勞動者——「苦力」——的平均工資，每月必不在十五元以上，而人力車夫每月所得竟不過八元；這是一定無疑的。女工每日的工資不過一角，一月總計三元；這又是有証有據的。最下層的工人和他妻子的生活費平均每月需十六元。然而本調查團却不能承認，說上海區內的工資要比別處低；其實適相反，這些工資還是較高的呢！

『中國的兒童很早由他們父母或保護者責令作工。這在田間，除失學一層外，或許沒有大害處。然而兒童倘使必須在有碍衛生的狀況底下作工，那末結果當然不同。要是工作單調而時間又長，那末兒童身體的生長必完全阻遏。上海區內的童工正和中國其他地方的童工相同。童工的原因一在經濟困難，一在求學不易；然據調

查團的意見，第一原因尤爲重要。

『調查團和其他專家就醫學上所得的種種視察都能證實以下的結論：中國鄉村兒童的體質比歐洲兒童的要好，然城市兒童的身體却在歐洲的標準以下。城市裏肺病盛行。一位女醫生曾根據事實，着力宣說，即使在最壞的家庭狀況之下的兒童，總比那些在工廠中暴露於潮濕空氣裏面的，身體較爲發達，因爲這種潮濕空氣便是肺病細菌直接孕育的地方。人民生活狀況的不良，便是兒童身體這樣可憐的原因。凡屬醫家都完全一致，以爲上海工界中的生活狀況，對於兒童精神和身體上的發展，都無異一種毒藥。這樣的童工，就一般而言，身體總欠發達，遠不及那些不到工廠做工的小兄弟們。對於這兩種做工的和不做工的兒童的身體，雖不會有比較的測驗，但童工因過於疲乏，身體崩壞，以及因工作時間過久，神經麻木等事情却屢見不鮮。』以下，調查團便報告兒童在家庭和鄉間的服役狀況，接着又描述麪粉廠裏作工的情形。



麪粉廠。『進廠的年齡每視工作種類而不同；但也可以說，兒童一到對於廠主已有經濟上的價值的年紀，便被人逼着做工。調查團曾在白天和夜間參觀了許多麪粉廠和類似的工廠，看見許多兒童正在工作；這些兒童的年紀恐不能在六歲以上罷！工作時間通常是十二點鐘，中間只有一個鐘頭吃飯休息。在工作時間內，兒童們必須站着。有許多工廠裏頭，通例日夜開工，工人輪流分作兩班。』底下，調查團又說，一年裡頭天天做工，毫不間斷，只有舊曆新年的時候，麪粉廠才暫時歇工。『有時常用包工制。在這種制度底下，本地的經理員招集一班工人，工人所得的工資是看他們「兩隻手」所做的多少而計算。其餘一切，廠主都完全不管。這種制度顯然最易流於虐待工人。調查團會親耳聽見，有幾個經理員竟向兒童的父母，每月出洋二圓，把孩子租來。當這些孩子到麪粉廠或別的工廠裡進去做工以後，經理員每月從每個孩子竟可得到淨利四元。這樣的孩子的衣食起居當然很可憐。他們並沒有得到金錢的報酬，實際和奴隸沒有分別。』

關於紡織廠裏的狀況，調查團說：『兒童們大半都在紡紗部作工；在工作時間內，大多數的兒童都不得不站着。兒童進廠最低的年齡很難估定。但調查團曾看見許多作工的兒童，年紀不能在六歲或七歲以上。這些兒童裏面，有許多並不列在那天作工的名單上，不過他們的母親得着了工廠的允許，把他們帶進廠來，就便看管。在許多工廠裏頭，夜班工作的狀況尤其是可憐。一排一排的筐子，裏面躺着或睡或醒的嬰孩，擺列在開得很快很響的織機中間。好像已經做了工的年輕兒童，爲睡眠的需要所驅使，或利用監工者不在的機會，睡着了躺在每個角隅裏，有的全無遮蓋，有的只蓋上一些生棉花。調查團曾親眼看見，當監工者進來的時候，每發一聲警告，許多睡着的兒童便由旁邊站着做工的工人推醒以後，趕緊奔到機器後面去躲藏。上面所說的包工制，在紡織裏，也很多採用。不過有許多兒童是和他們的母親一同進廠的，但有些却是獨自進來，完全自立的。』

絲廠。『就一般說，這裏每兩個成人的女工配一個童工。童工的工作是剝繭，



準備纜絲。纜絲須用沸水，所以兒童多和沸水接觸，因此手指常常燙傷。調查團實在看不出爲什麼這樣兒童的受傷是不可以免除的。通常工作時間爲十二小時，自早晨六點起，至晚上六點止。不過童工進廠須早二十分鐘，預先替成人的工作作預備。童工的外貌實在可憐。他們身體既瘦弱不堪，他們臉上也看不出的一絲一毫的愉快或生趣的表現。就身體和精神而論，他們都陷在悲慘的境中。童工每日必須剝好一定量的繭子，繳給成人的女工；女工藉此必須繅成一定量的生絲。繅的絲不夠，女工須受罰。於是女工便虐待童工來出氣。童工完全受人壓迫，童工又可以由女工懲罰，這是調查團所確信的。』

火柴廠。『調查團參觀了一個比較很大的火柴廠。還不到五歲的孩子已在那裏做工，手脚又快又嫻熟。站都還不能的嬰孩，當他們母親做工的時候，也在地上躺着，或在周圍亂爬。在這些工廠裏是用白磷的，因此會有多起中磷毒的發現。然而中國官廳原已頒發過禁令，禁止採用白磷。〔外國人開的工廠那用顧慮這些呢?!〕

……這些工廠雖然很有遭火的危險，但至少限度的預防法，調查團也未曾看見。」

這是新中國的童工。這種狀況，不單是在外國人開的，就是在中國人開的工廠裏，也一樣存在；爲公道計，這是我們應當聲明的。不過也要知道，中國人在這裏只是學習外國人而已。外國人在中國竟能自由實行那些在歐洲幾十年前已經禁止的事情。從前資本主義時代的一切可怕的悲慘狀況，現在都移到中國來了。這是必不可免的麼？竟沒有一個人出來說話，反對任人慘殺兒童，湮滅性靈，讓匯豐銀行因此能分百分之六十四的紅利麼？

在這種非人道的制度底下，成人的勞動者，也是一樣的困苦顛連，這是可以不言而喻的。不是這樣，那末應當怎樣呢？中國的工作老法子，在工廠裏是沒有用的了；外國資本也連帶把外國的工作法子——剝削個性的分工法和嚴厲的管理法——輸進來了。要使中國工人實行外國的工作法子，工廠裏便用外國人做監工，而這些監工的外國人不能和工人有絲毫的友誼。這種監工的職務最好付託給日本人，因爲

他們非常盡職，比廠主自己監工還要厲害。監工的日本人往往用盡方法來維護他們的威權；遇必要時，竟採取毒打的手段。所以工人之間，對於他們，便發生了一種非常可怕的仇恨。中國工人看見在中國的外國工廠差不多完全是屬於英國人或日本人的；他在血汗裏面爲英日兩國人做工；他看見英國人和日本人發號施令，當他劣等民族虐待；他看見監工的日本人當他和待他完全像役畜一般。工人們爲困苦所逼迫，轉而仇恨事事皆非的外國人；外國人裏面，他們尤其仇恨日本人和英國人，因爲英日兩國人不肯放過一次機會，表顯他們主宰一切的神氣；那末這種仇恨的發生又何足希奇呢？工人們從前那種舒泰的老工作現在是已被消滅的了；代替它的是在無情的工廠裏面毫無顧忌的奪掠他的勞動力。他便因此受苦。然而這是誰的不是呢？外國人。工人的家庭是被破壞的了；他不再認識他的院落了；他沒有一處地方可以倒下頭來安安穩穩的睡覺；甚至於這個也被人剝掠去了。是誰的不是呢？外國人。他看着自己一天天的窮苦起來，而廠主都變成了富戶——誰的不是呢？種種切

切，總又是外國人！在中國這種新產生的階級裏頭，有要求解脫外國人的束縛的覺悟，有用武力來作反抗的思想的醞釀；凡屬能思想的人，誰還能以爲這是希奇的呢？

中國近來已經成立了許多工會。工會的組織雖幼稚，能力雖薄弱，不能用武力來作徹底的反抗，但採取和平的罷工手段，和帝國主義者對敵，却層出不窮。一九二二年九月至十二月四個月裏頭，中國共有罷工四十一一次；其中有百分之五六·五得到全部的勝利，百分之一八·四得到部份的勝利，百分之二五·一却是歸於失敗的。

這些罷工之中有：

- 百分之七一·九 是爲要求增加工資，
- 百分之一二·二 是爲反對不良的工頭和監工，
- 百分之四·七 是爲擁護工會的權利，

百分之二·二 是與別的罷工者表同情。

罷工以外，抵貨也是和平而有效的常用來抵抗帝國主義者的方法。五卅事件便是因虐待工人，引起英捕慘殺華人。中國和英國的經濟絕交以這次爲最利害。上海的抵制英貨，過了幾個月以後，因爲某軍閥帶兵來滬，保護外人的權利，便疏懈下來了。然而在廣州却繼續罷工抵貨，不和英人通往來，功效很明顯。英國對華的貿易降到一半以下。香港每天損失幾十萬磅。港鈔也開始跌價。股票的價格，據英國的“Economist”列表如下：

### 股票

一九二四年  
年底價格  
一九二五年  
三月底價格

匯豐銀行	一二五元	一二〇〇·〇元	一〇五〇·〇元
香港地產投資公司	二五	一〇七·五	六八·〇
香港廣州間的輪船公司	一五	三八·五	二三·〇
香港碼頭	五〇	二一四·〇	一二九·〇

香港電車

五

五五・〇

二四・五

香港和黄浦船廠

五〇

一五一・〇

五六・〇

這次罷工，抵貨能使英國的帝國主義者在香港的經濟，勢力動搖得很快很劇烈，比宣戰還厲害。中國人民大家聯合起來，實在可以把帝國主義者置諸死地。中國工人受外國資本家這樣慘酷的待遇，實在是不能再忍受的了。『是可忍，熟不可忍？』罷工抵貨這種和平的對付方法還是極輕極微的呢。

外國人只不要忘記來問問自己：要是他們受了這樣的待遇，必須受這樣的痛苦，那末他們將怎麼辦？他們處在這樣的情境之中，不要當反抗——革命——是完全自然的麼？在這樣的狀況底下，他們不要當革命兩個字非但不是可怕，並且是事之當然的麼？反抗的思想本是屬於原人的，是永久不可泯滅的。人們的心弦一彈動，那末違反正義和奴隸制度等都能喚起人們最好的品性，作解放的運動。人性處處都相同，在中國也不能不一樣。我問：這就外國人自己看來，不是極當然的麼？

外國人若有理智，難道還不能了解中國苦力不但是爲自己的利益而鬪爭，實在也是爲全人類奮鬪麼？因爲中國工人一起來，那末他們也能喚起外國人所有的最好的品性：正義的思想和人類的親愛；中國苦力雖然自己不知道，但能使外國人不致因自己的安全，將讓這兩種高尚的情感在心裏完全隱沒。

而且我還要說，中國工人的起來也是爲外人物質上的利益。外人和中國通商，在中國發展近世的工業，假使他們能人人變成有錢，那末他們也可以自足了。不過事實是不是這樣呢？外國人是不是都贊成這種必被人家詛咒的經濟侵略政策呢？倘使一個歐洲人今日沿揚子江溯流而上，看見兩岸新式工廠的煙囪，像樹林般的高聳雲表；他在中國忽然看見好像起始能和英國中部或法國北部比較的风景，那末他心裏一定要發生疑問：這些工廠，利用便宜的原料和更便宜的勞動力，運售貨物，也不用納租付稅，那末究竟還要多少時候便能制他自己國內的工廠的死命。現在已經可以說，中國輸入外國的工業，不僅在吸收金錢的資本，並且也在逼着外國的工

業漸漸向遠東移轉。試比較一九二五年和歐戰初起那年紡織業中開工的錠子數，便得以下的結果：

紡織業中開工的錠子數（以百萬支爲單位）

國別	一九一四年	一九二五年	增或減
大不列顛	五九·三	五六·七	減二·六
中國	〇·九	三·三	增二·四
印度	六·五	八·三	增一·八
日本	二·三	五·一	增二·九

可見英國的錠子已向中國印度和日本漸漸移轉；並且我們倘使把錠子數增加的別的國家和遠東幾國一比較，又可見歐洲的國家沒有一國能絕對的或相對的和亞洲這三個產棉國錠子增加得一般多。英國的紡織工廠移植到東方，到勞動力低廉而還沒有組織的國家來了。同時在英國有二十萬紡織工人失業。他們的工作是由中國苦





力代做了。這是帝國主義在本國的結果。在外國紡織業中心的地方，再問問工資爲什麼要這樣減低，以致工人幾乎不能生活。到處所聽得的答語都是刻板般的一樣：我們不得不廉價工作，因爲中國和印度都在廉價工作。所以爲帝國主義政策吃虧的還是他們本國的工人，帝國主義的政策現在已經侵入他們本國工人的生活裏去了；將來還要加倍厲害。危險很大。所以我說中國的苦力大家起來反抗非正義的事情，也是爲歐洲人奮鬥；這難道是言過其實或似是而非的話麼？

中國工人的起來反抗帝國主義即是弱者對強者，對壓迫者，的鬪爭。沒有團結，沒有組織，那末這種鬪爭非但沒有用處，必致失敗，並且反使參加鬪爭的個人受苦更大。到現在爲止，工人的組織還很薄弱。要使全國的工人完全團結起來，成爲一支堅強的生力軍，雖然爲期不遠，但總還需時日。不過外國的帝國主義即是強迫工人團結的最有效的方法。帝國主義者即使不顧目前，難道也不爲子孫想想麼？

#### 第四章 帝國主義國家將來的衝突——中國的前途

土耳其是歐洲的病夫，現在病好些，不必怕死了；土耳其所能做到的，中國也一定做得到。『打倒帝國主義』這六個字現在已成爲中國普遍的口號。中國與帝國主義國家間的衝突將來或許是必不可免的事實。中國是被壓迫的弱小民族中的一個，當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發生衝突的時候，別的以扶助弱小民族爲責任的國家和各弱小民族是否要和中國成立聯合戰線，共同奮鬥，也是很值得注意的。這些問題，現在我姑且不去討論，專講帝國主義國家自己之間的衝突。『門戶開放』和勢力範圍是衝突的；英日兩國的利益又是衝突的。自漢濶租界收回以後，英國帝國主義的勢力，在長江流域，已減去不少，日本現在便要設法來替英人在長江稱霸了。總而言之，帝國主義的利益到處衝突，不但在中國如此。現在我們且看它們將來的衝突究竟如何：

(a) 日本

『營業與政治在日本聯絡得很密切，三菱和三井兩公司，在它們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常運用極大的政治勢力。日本最近兩三屆的內閣，就對俄外交政策而論，不但只由上面所說的兩公司，並且也同由那組成北辰會社的六公司，指導操縱。』這是開納狄大佐 (Kapitan Kennedy) 在今日之世界那部雜誌裏發表的日本與煤油問題一篇文章中所得的結論。

在締結日俄條約的時候，營業和政治實在是互相利用，雙管齊下的。煤油問題對於日本非常重要。從華盛頓會議以後，日本島國的海軍，就戰艦一項說，已占世界第三位；然而日本海軍在東亞的實際重要却還不止此，無論怎樣，它在這裏已超過英國海軍的實力。不過日本海軍所需的燃料差不多要完全依靠國外供給。撫順煤礦雖能救濟日本的煤荒，但爲近代的海軍計，煤油尤其要緊。自從各國海軍，因策略上的關係，（如動作範圍要廣，戰鬥能力要大）競用煤油，尤其是從燃燒煤油的潛水艇和需要揮發油的飛機於戰爭中占了重要位置以後，日本是否能安全得到足夠

的煤油，實是它勢力存亡的關鍵。英國會怎樣藉國家的助力，組織煤油托辣斯，或至少會獎勵它們的發展；日本也依樣畫葫蘆，要求它自己的煤油托辣斯，爲國家的利益計，擴張它們的活動範圍。三井和三菱原已從事煤油營業，日本煤油的輸入差不多完全由他們兩家包攬，一是煤油總公司的代理，一是煤油聯合公司的代理，這兩個煤油公司內幕中的人物便是煤油大王羅克福洛和辛克賚。然而對於日本托辣斯輸入美國煤油，以致日本煤油的供給必須依靠美國的煤油政策，日本政府當然大不放心。日本自己地方的煤油，放棄不採，日政府也不能視爲滿意，日本煤油的生產戰前爲三十萬噸，歐戰期內增至五十萬噸；然而這小量的煤油，單爲海軍，也只夠九個月用。所以東京政府獎勵日本的煤油公司合併。三井，三菱，鈴木，大倉，久原礦務公司和大日本煤油公司六家聯合起來，組成北辰會社，以資本三百萬日金，開始活動。這個公司佔據了薩哈連島，從事開採煤油。它實在受日本海軍部的贊助不少；它在實行開採之初，因爲時局不穩，工作危險，受海軍部的津貼不下日金

四百萬圓。俄國也很知道薩哈連島的油礦有何等的重要，全世界的資本家都在這裏怎樣的爭競。歐戰以前，英國已有兩個辛狄開，即薩哈連第二辛狄開（“Second Saghalien Syndicate”）和薩哈連油田辛狄開（“Saghalien Oilfields”），從俄皇政府得到了在那裏開採煤油的權利。歐戰以後，英國採取仇俄的態度，俄政府起初威嚇要取消這種礦權，藉以脅迫英政府；威嚇無效，這種權利終被宣佈取消了。國際煤油辛狄開雖會自己召集會議，屢次力爭，但美國的辛克賚公司却毫不顧慮，想設法獲得薩哈連的油礦權。俄國允許給讓礦權，惟有條件；美國須承認蘇維埃政府，且油礦至遲在一九二五年必須開採。辛克賚也實在用盡力量，想使美國承認蘇聯共和國；不過他在實施計劃的時候，遇到極頑強的資本主義思想的反抗，使美國外長不敢應命。美人的努力既沒有結果，日俄條約便締結成了，北辰會社趕走了辛克賚，得了油礦權，美國歸於失敗。日本破壞封鎖俄國的政策，東京接待俄國大使考伯氏（Vigdor Kopp）。日本不須再受美國煤油專賣的束縛；不但於商業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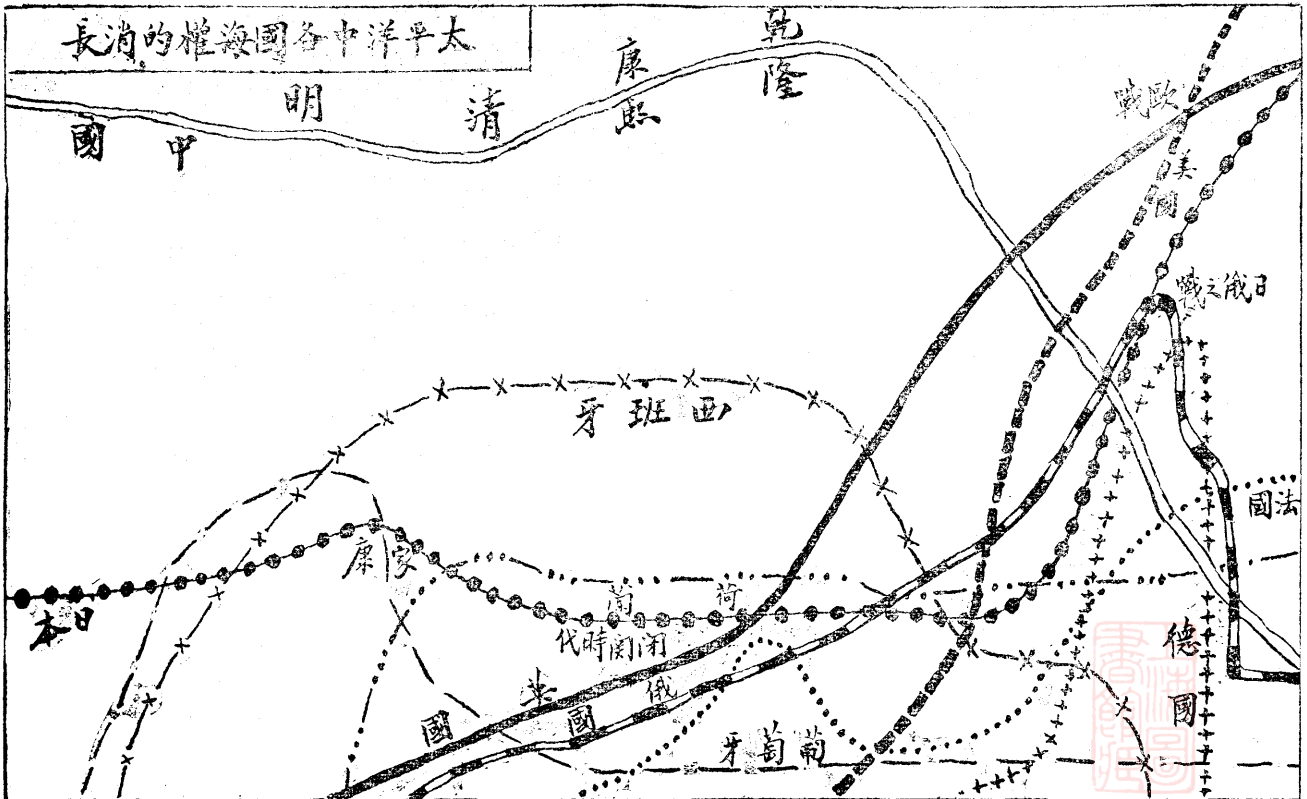
上，並且於軍事上，都得到安全的保障。現在所開採的煤油固然還很少；第一年的生產不過二萬噸；但過些時候以後，生產量必逐漸增加，日本煤油的供給必可達到自足的地步。同時並希望由撫順煤礦，從新發展，也從事煤油的開採，那末日本的海軍便可完全獨立了。

日俄條約也可以說是只爲對付中國而締結的。當日本和俄國重修舊好的時候，日本明知道這樣的條約能在中國，尤其是在日本的勢力範圍內，牽制俄人的活動，減失中國對俄的友誼。俄人反不能阻止日人的進展。日俄條約便使日本在華的地位愈加鞏固；日本在陸路方面既解除了一切的危險，那末它便可專心一意的致全力於太平洋政策。因爲日本一向知道：主宰太平洋才是侵佔中國的前提。只當它在大洋上面，南自臺灣，北至北海道，確立了勢力的基礎以後，才能穩穩當當的侵略中國。所以和對華政策有連帶關係即是：太平洋上的霸權。

日本和各國在太平洋上的霸權可以用下面的曲線圖來表示。圖底橫格代表各世

紀，圖內的各曲線代表各該國在太平洋上的權力的按時消長。到十九世紀初年止，中國在太平洋上的海權爲最強盛。從此以後，它便永久降跌，到近來已成爲在太平洋上有海權的各國裏頭的最弱小的了。代替中國而興的爲英國；當中國海權低落的時分，英國海權正在開始擴張。英國海權最盛的時期很長，直到二十世紀初才被美國的海權趕上。美國的海權伸張得很快很厲害。十九世紀以前，它在太平洋裏完全沒有什麼，此後它便擴張它的勢力，趕上了別的海權國，終後又趕上了英國；現在竟爲太平洋中海權最強的國家。能和美國海權相競的，又興起了日本的勢力。日本海權的曲線一向都很平坦；只當十七世紀初年，稍微昇高一點，但不久又閉關自守，海權照舊平復。到十九世紀中葉，它才突起，一直上昇，超過俄國的海權，終與英國的勢力並駕齊驅。俄國的海權，到二十世紀止，也總是一向上昇的；此後日俄戰爭，俄國失敗，它在太平洋裏的勢力便一落千丈。德國海權的衰落更較俄國爲不如。然在日俄戰爭與歐戰之間的幾年裏頭，德國海權的曲線已占了俄國勢力的位

太平洋中各國海權的消長



明 清

康廸 滿洲

朝鮮 美國

西班牙

康廸

荷蘭 荷蘭時代

英國 俄國 葡萄牙

德國

法國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置；歐戰發生，德國海軍敗於英國，戰後德國的戰艦又交給協約國，於是德國在太平洋裏的海權完全消滅。它和西班牙遭同樣的命運；西班牙在十八世紀是太平洋裏最強盛的歐洲國家；但自從在脫拉法而加（Trafalgar）敗於英人以後，西班牙的勢力已不很重要，自馬尼拉海戰以後，它在太平洋裏的海權便完全被推翻了。法國，荷蘭，葡萄牙等的海權曲綫不很有趣味，不必詳細討論。

上圖非常切要，因為它明白無疑的指出今日太平洋裏的鬭爭是只限於英美日三國。法國和它海軍的位置僅屬次要；義大利更不成問題；荷蘭海軍倘能保護它的屬地，那末，另外也更非它所要問聞的了。侵略一層，完全談不到。所以太平洋裏的衝突實在只視英美日三強國為轉移；法義的勢力不過僅能幫助這國或那國，稍盡一點力量而已。

太平洋裏一有戰事，日本的海軍即最占優勢；一切助戰的原料如食品燃料等，它最容易得到。倘使這種戰事是完全出於自衛，那末日本海軍的動作就在它自己的

領海裏面。它離它的海港最近，因此它得種種供給也最容易。它也最容易受它航空隊的保護；因為飛機飛艇便可從海港裏面出來作直接行動，不必先要等從遠處航來。而且它所必需守衛的地方也只有太平洋一方面：自日俄訂約以後，大陸方面，要是中國自己不出頭，俄國是不會對日本發生危險的。就中國方面講：日本暗助某軍閥，日本的對華政策就是故意延長中國南北的分裂；在最近的將來，在中國統一以前，中國對日本也不會給以很大的困難。所以日本便能把它海軍的全力用在太平洋裏，作大戰的準備。

英美的地位便不能這樣優越。英國海軍在歐洲最終的大軍港，馬爾太(Malta)，離開最近的較大的軍港星加坡有六千海哩遠。美國最近的軍港是在夏威夷的珍珠港(Pearl Harbour)。從那裏到馬尼拉有四千六百七十二海哩，到橫濱有三千三百九十海哩，到上海有四千三百二十四海哩，到香港有四千八百六十海哩。在夏威夷和日本之間，美國海軍雖還有可以停船的地點，然而在這些地方所需的種種材料也

還一定要從旁處運來。要把軍械，食品和燃料等源源不絕的供給一隊正在戰爭中的近世海軍，那末總還必須要有許多運輸艦來作幫助。英國的海事著作家擺華脫氏 (Hector C. Bywater) 計算美國海軍，倘使必須在太平洋西部，即在日本的領海內作戰，那末在六個月裏頭，便要用煤一百萬噸，煤油二十萬噸。英美海軍的這種運輸問題現在已很重大。要解決運輸的困難，這兩國一定要設備許多沒有武裝的運輸艦，而運輸艦又必須用戰艦來周圍保護，才能活動。要是英美兩國共同向日本開戰，那末這問題比較的容易解決。然而英美之間也會發生很大的離異：一國向日本開戰，一國取旁觀態度，等到交戰的兩國裏頭的一國或同時兩國弄到財窮力盡的時候，那本來中立的一國便許擺着機會，加入戰爭，坐收漁翁之利。所以英美也必須各自估量它們的軍備是否同時足以抵禦兩國。並且英美當在這樣遠的海外戰爭的時候，又各不得不留一部海軍來保護本國；它們在遠東是不能以全力應付的；日俄戰爭中俄國的前車正還不遠呢。

英美在遠東作戰，吃虧的地方很多。不過無論怎樣，總得補救。從軍事上着想是最無用處。要是戰爭是變相的外交，那末，外交也當然是變相的戰爭。外交手段的適當應用大家必須是要懂得的。

日本的勢力在歐戰期內伸張得很快很危險。由歐戰而得盈利的只有日本一國；日本用它的新富來建設海軍，危險愈加增大。要是不加限制，讓它儘量擴展，那末它在中國所侵佔的權利以後便無從消除。然而要消除日本在華的勢力便是當締結石井藍辛條約時美國外交的計畫，就是威爾遜總統的政策。在這條約締結以前，美國上議院會得到秘密報告，說威總統有以下的談話：

『美國對於日本在華的政策現在不必抗議，也不必干預。現在正當歐戰劇烈，美國隨時可以牽入漩渦的時候，外長不願遠東在這時便開始發生嚴重的局勢。因此，我們對於日本在華的侵略，在戰事終結，國際糾紛解決以前，不必提交抗議。』

『關於日本在華的目的，尤其是關於「門戶開放政策」並關於日本現在向華所提

出的要求的效果，日政府倘能給美國以明白滿意的解釋，那末美國便可認爲滿意。

『至於要確定外交的程序，美國必須等到歐戰告終以後。那時的計畫是將日本在華的侵佔交付一個國際會議去討論；這個會議，無論公開或秘密贊同一門戶開放』的一切國家都應參與。外長相信各國對華的關係便可很有效的調節，不致因此引起國際的糾紛。』

歐戰以後，這個會議便不難實行召集。它表面上掛起「減縮軍備」的招牌，以人民因戰爭痛苦呼求和平相號召；這是沒有一個政府能拒絕不答的。負債很重的國家，對於他們大債主的提議，當然不敢反對。美國掌握之中的歐債就是強使歐洲各國參加會議的最強的武器。歐戰告終的時候，各方面的債務如下：

（各國債務都以百萬法郎爲單位，每英磅合二十五法郎計算）

對美的

對英的

對法的

總計

英國

一一，〇五〇

一一，〇五〇

法國	一三，七五〇	一二，八〇〇	——	二六，四五〇
義國	七，一二五	一一，六七五	八七五	一九，六七五
俄國（帝國）	九五〇	一四，二〇〇	四，〇〇〇	一九，一五〇
比利時	二，〇〇〇	二，四五〇	二，二五〇	六，七〇〇
捷克	五〇〇	五〇〇	五〇〇	一，五〇〇
其他協約國	八七五	一，九七五	一，二五〇	四，一〇〇
總計	四七，五〇〇	四三，五〇〇	八，八七五	九九，八七五

大債主是美國，對它負債最多的是法英義，也就是美國所邀的最主要的國家。倘使美國請這三國注意它們債務的重擔，逼迫它們償還或整理債務，而同時又對它們表示美國減縮軍備的方案就是一種救濟的辦法，那末這三國裏頭，沒有一國能逃得出的罷。要是歐洲列強終已被迫來參加會議，那末再要得着日本也就不難了。

計畫成功了。本來只能由戰爭以極大的代價才能得到的結果，現在已用外交手

段獲得了：這便是日本被迫不得不顯然退後。日本應付太平洋戰爭的新建的海軍，和英美比較，祇得三與五的比例，於是日本被迫減縮它的海軍，并且不得不照列強所定的計畫停止造船。華府會議對於參與的五強國的軍艦噸數，規定如下：

### 戰艦

### 助戰艦

美國	五二五，〇〇〇噸	一三五，〇〇〇噸
英國	五二五，〇〇〇噸	一三五，〇〇〇噸
法國	一七五，〇〇〇噸	六〇，〇〇〇噸
義國	一七五，〇〇〇噸	六〇，〇〇〇噸
日本	三一五，〇〇〇噸	八一，〇〇〇噸

口徑在四百零六公分以上的大砲不准採用。四萬噸以上的船隻不得再造。

華府會議，就實在講，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減縮軍備會議。在美國還打量着和日本開戰的事情；人都明白知道，戰事總有一天要來的；不過不願它即刻就發生，因為

遠在海外從事戰爭的技術上的準備現在還沒有完全就緒。減縮軍備只限於大戰艦。倘使帝國主義的各國把無畏艦減縮，那末它們對一般無知無識的人民，面子上已足表現酷愛和平的心理，而它們窮兵黷武的志願反可以藉此遮掩。參與華府會議的各國都知道：限止製造大戰艦不過是把那些在上次戰爭中已經證明爲最無用的戰器暫時放開一旁而已。德國的受封鎖並不是由於大戰艦；大戰艦遠遠停泊，毫無作用。最厲害的還是小巡洋艦，速率很高的洋面魚雷艇，和近世海戰中最可怕的武器，潛水艇。在歐戰四年期內，大戰艦互相轟擊只一次，英國的海軍不能因此打敗德國的海軍；德國海軍的大戰艦既不能戰敗英國，也不衝能破德國周圍海底的封鎖。然而英德海軍相隔的距離，和太平洋中一旦有事時各敵國海軍的相距比較起來，實在差得很多。沒有一位海軍大將是肯指揮他的戰艦到離得這樣遠的洋面上去作戰的罷！他的可貴的戰艦多離本國國土一海里，便多冒一些不測的新危險。擺華脫氏說：

『據上次戰爭的經驗看來，一隊戰艦在作戰的海面範圍內，不能停留至四日以上。』



可見大戰艦的價值是很小的；無畏艦在很遠的洋面上作戰，要是在最近的地方沒有可以停船的港灣，那末它們簡直是無用，不成問題。然而減縮大戰艦，經濟上還便宜。不過這樣的減縮軍備實在只是欺人。每個國家儘可建築砲臺，擴充陸戰的軍備，而同時說它是已經減縮軍備了；此外它又可以製造機關槍，當克(Tank)，飛機，毒氣炸彈等，要製多少，便製多少，它也還可以說是已經減縮軍備了。減縮軍備不過是這麼一回事！

巡洋艦能够駛到極遠的地方去，在洋面上可以從裝載煤油的運輸艦得到燃料，不致爲屯煤的地點所束縛；潛水艇也能到極遠的地方活動，並且由於它的噸數增大，還可以裝置大砲；所以爲近世的海戰，巡洋艦和潛水艇反較大戰艦爲適宜。然而華府會議對於這兩項恰好不會加以限制，而反給締約的各國以向這方面擴張的自由。華會以後，各國所添造的巡洋艦潛水艇等已經有如下數：

在計畫中等着要造的還有以下各船：

美國	義國	法國	日本	英國	美國	義國	法國	日本	英國	巡洋艦
九	五	九	二一	八	一〇	二	五	一九	五	

二二	二四	三六	二三	二	九四	二一	二四	五四	二	
----	----	----	----	---	----	----	----	----	---	--

二五	二〇	五九	二八	四	三三	四	二三	四五	二	潛水艇
----	----	----	----	---	----	---	----	----	---	-----



法義兩國在計畫中要造的船隻實在比允許它們能造的數目要多得多；這樣多的數目恐終久是要被人抹去的罷。然再看上面兩表，便可見新近海戰軍備的競爭是只在日美兩國。所以現在我把太平洋上英美日三國的海軍全力列出表來比較，或許是有價值的。據國際聯盟的正式佈告，它們的海軍力如下：

	英國	日本	美國
戰艦	二二	一〇	一八
砲艦	二	二二	三〇
飛機運送艦	四	二	一
巡洋艦和輕巡洋艦	四四	一四	三〇
驅逐艦和魚雷艇	一七二	一一一	二九五
潛水艇	五九	三七	一二六
其他各艦	六〇	九	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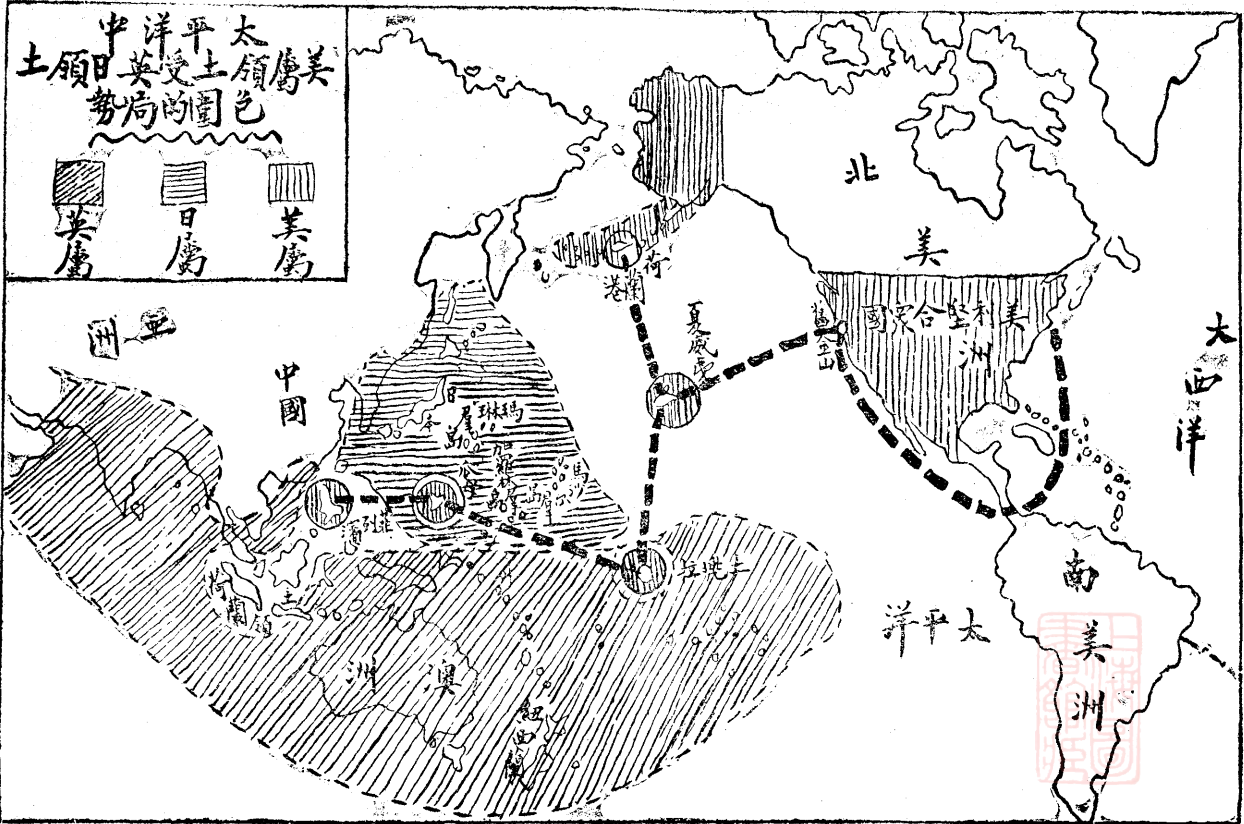
總容量(以千噸爲單位) 一，一八七·六 五六八·八 一，五二八·七

近來，尤其是在英國，常發有種種議論，要大大的減縮各國潛水艇的數目，甚至於公然討論，想完全禁止潛水艇的作戰。這種軍備的減縮，在美國是很少受人歡迎的。理由也很容易懂得。英國和日本都是島國，它們國內所生產的糧食不够自己人民的吃用，因此一定要竭力保護它們的屬地。一遇戰爭，潛水艇便能使這兩國陷於極危險的地位。在上次戰爭的時候，英國的潛水艇還不十分發達，英國曾經感受很大的困難；後來由於美國加入戰爭，危險才得免除。然而此後英國的潛水艇容量已經增大，速率已經增高。不久以前，英國在蘇伊士運河中沉沒的潛水艇Z-1，容量已比德國最大的潛水艇要大三倍。並且潛水艇的武裝已經發達得很完備。要是這樣的潛水艇對商船作戰，那末它的效用當然很明顯。英日兩國最怕潛水艇的戰爭。它們於幾百年來，惟以島國位置的關係，得以保護自己，但在今日它們正因爲是島國而不得不有所恐懼了。然而一切這些事情，美國却不用害怕。美國遇到戰爭，

即使在屬地中有所損失，但所失的總很有限，不致影響經濟的生活，使本國人民的糧食問題發生危險。美國在上次歐戰期內，曾拿它的糧食供給饑荒的世界各國，所以將來遇到戰爭，它也總能防止本國的饑荒。所以美國不用怕潛水艇；不過潛水艇這種武器，倘使在美國手裏，便足以制英日兩島國的死命。軍備減縮不減縮的政策就根基於此。

凡此種種，日本的政治家懂得都很透徹，所以他們也能隨機應變。日本現在實在沒有怕美國的的必要。太平洋裏的空間是不易征服的。美國在太平洋裏可以停泊海軍的港灣是不能搬動的。日本在華盛頓會議裏面雖有許多地方失敗，然就這一點論，日本實已得到最大的勝利。太平洋西部的一切島嶼都不准建築砲臺。因此，美國海軍在太平洋裡技術上最大的根基已被日本剝奪了。而且美國的軍港大半都受日本屬地的包圍。瓜母島 (Guam) 即位於太平洋中日本所屬的羣島中間，因為瑪琳，馬沙爾及鮑寧諸羣島圍繞在美國的瓜母島外邊，像腰帶一樣；並且這些羣島又

美領土  
太平洋  
英領土  
日領土  
中國領土



好像造成牆壁一般，將菲列濱和夏威夷及土兜拉（Tutuila）左右隔絕。

日本對於潛水艇的危險，希望能自有方法來抵禦，所以我們現在當認日本並立刻受危險的恫嚇。神戶的日本公報曾登一段議論：『今日的日本是世界海權的第三強國。它的陸軍也許是占世界第二位。要是海陸軍併力合作，那末日本便不落在任何國家的後面。在世界上占這樣的位置，而不使別國疑懼，恐怕是不可能的罷。』這種話聽起來很像驕傲。然而在這種話的背後却藏着不安的神氣。日本實在不知道它將來的命運是怎樣。地震的損害很大，足足的使日本退後不少。要恢復它原來的地位，不是立刻可以辦到的。這種天然的災害雖然歷時不很長久，但其他一切的人事，也總是搖搖擺擺的，和日本的土地一般，並不十分安穩。和俄國所訂的條約也不是堅定而不可改變的。俄國的政策並不趨於和日本合作；俄國勢力的發展每有和日本衝突的可能。這種衝突現在雖還不致發生，將來恐要成爲事實。英國已經是不再靠得住的了。一向仇日的殖民地要求參預大英帝國的政策，帝國的統治權

已漸由內閣而移到國會議員和帝國會議的手裏去了。因此，仇日的態度愈加嚴重。美國怎樣呢？神戶的日本公報又載：『這種強大的海軍當由日本自己獨立建設，使日本能在亞洲大陸自由應付，並能昭示世界，使它們確知日本的動作是已成的事實，不致再蹈一八九五年遠東問題的覆轍，受列強「善意的勸告」的危險。我們建設海軍，目的並不在侵略，不過當我們被侵略的時候，這種海軍便是作有力抗議的根基。』這裏所講的大問題是很容易了然的。遠東問題是要由日本以自己的意思來解決。然爾日本的強權者所要的，日本的托辣斯所要的，必不能合美國和摩根的意思。錢袋終久還是要爭的。爭奪什麼時候才爆發呢？這個問題，是要美國來答覆了。

#### (b) 美國

政治和營業，在美國通力合作，比在任何別國都要厲害。美國的財政托辣斯和工業托辣斯早已不僅爲本國自己的需要而企業了；在這些托辣斯裏面活動的實力現



在正要求擴展和在全世界上活動。美國已變成世界經濟最大的中心了；這種實力正由美國沿着各航綫和各鐵路向外伸張，世上一切的國家都免不掉美國經濟勢力的侵入，而位於美國附近或最易克服的國家當然受影響也愈甚。鋼鐵托辣斯和它的營業勁敵施華白氏 (Schwab) 的貝萊赫鋼鐵公司 (Bethlehem Steel Company) 現都要求世界市場。世界市場，無論怎樣，是它們現在所必須求獲的，因為它們的規模，要是專為美國國內的市場，實在是已經發展得太大了。它們要求在全世界上建築鐵路電力廠，汽車道等，尤其是在人口稠密，購買力並不薄弱的地方開拓市場。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美國鋼鐵公司 (United States Steel Company) 還獲淨利九十三萬磅，分紅百分之十。現在，淨利已降到二十萬零一千磅，紅利竟完全停止分派。生產這樣興旺，美國自己的市場已經不能容受了。那末要征服別處市場的慾望當然愈強。——然而除中國以外，還有什麼旁的地方比它好呢？

美國工業所要尋找的市場已經先由財政資本找着了。不過自從創設了金錢托辣

斯以後，財政資本僅是工業的先鋒而已，因為財政資本向外國任意放債，美國的工業勢力也便隨着過去了。據前美國財長胡佛氏 (Hoover)，美國一九二四年的財政統計如下：

(單位爲  
百萬美金)

國際貿易的出超 (減去私貨的輸入以後) .....	九七〇
國外美國私人機關的利息收入，服務薪金， 保險公司的收入，及其他類似的各項 .....	七九〇
國外借給美國人的款項，償還美國人的債務，外國 償付美政府的利息 .....	三八七
總入 .....	二一五七

支出的各項數目如下：

付給美國外僑的匯款，外人服務的薪金，

及其他類似的各項..... 一一七八

貴金屬貿易的入超..... 二二二二

在外國的信用..... 九五九

總出..... 二三六九

出入兩抵，不敷美金二萬一千二百萬元。然而在外國的信用裏頭有二萬一千六

百萬元是存在美國銀行裏的；所以這部份便能彌補美國財政的虧空。

美國在外國的信用總數如下（單位為美金百萬元）：

	政府借款	實業投資	總計
加拿大和紐芬蘭.....	一〇六〇	一四〇〇	二四六〇
拉丁亞美利加.....	八四〇	三二〇〇	四〇四〇
歐洲.....	一五〇〇	四〇〇	一九〇〇
亞洲（遠東）.....	四四〇	二五〇	六九〇
總計	三八四〇	五八四〇	九〇九〇

美國資本這樣厲害的侵入英國屬地加拿大和紐芬蘭，實在是一件很足驚異的事情。英國的財政資本因此便失却了一個很大很重要的市場。這還不算。拉丁亞美利加，就財政上講，現在已完全依靠美國了。這些地方的財政從前原是由英國操縱的；倫敦是供給金錢的淵源。現在改變了。紐約的華爾街（銀行集中的地方）已經逼退了倫敦的銀行，把拉丁亞美利加變成和加拿大與紐芬蘭同樣的依靠美國。在亞洲和遠東的投資雖比較的還少些，不過這正在起始；六萬九千萬元這個數目很容易增加十倍。美國銀行資本將來的努力就在這種地方，美國工業也便要跟着過去。英美兩國的資本已經在這裏開始劇烈競爭了；美國資本也想在這裏佔據英國原有的位置，是無可疑議的。這還不算。美國資本，和在南美洲一樣也已經在太平洋沿岸地方盤據得根深蒂固。澳洲是純粹英國的殖民地；它也許因為地位最易暴露危險，所以到現在為止，最和英國團結。然而就是澳洲的經濟現在也和美國比較的接近。澳洲從前財政上的需要向以仰仗倫敦為滿足，現在却和紐約的華爾街交涉了。美國要

求的利率雖稍高，但澳洲不向倫敦，而向紐約作七千五百萬元的借款。加拿大吸收美國的資本約有三萬萬萬元，而澳洲也正步加拿大的後塵，經濟上要依靠美國了。美國不但要在經濟上征服亞洲大陸，并且也要主宰全太平洋：這是很明顯的。財政界作前驅，工業隨後來——而海陸軍必須幫助保護它們的利益。

這種發展當然不能是一往直前，絲毫不受阻碍的。在美國雖有某種公開的帶着帝國主義色彩的趨勢，但也還有別人不願有必不可免的衝突，要阻止海上的競爭。并且我們竟可以說，這種意見在官樣式的政治裏面很占勢力。凡負責任的人，誰願冒險？顧理治總統的清教徒式的觀念很不贊成尋釁挑戰的政策，這是大概不用懷疑的。然而一旦資本主義的利益超越了其他一切的利益之上，那末便要用武力來作保護；而且這種日子一定是要來的。這種時候真是所謂千鈞一髮。托萊斯國家的和平政策這時便不得不對經濟界上強有力者的「戰爭慾」讓步了罷！

并且政府裏也還有別種人物。最要緊的便是海軍總長威爾布氏 (Wilbur)。1

九二五年初，他便宜言：美國必須從速準備。它的海軍，說是年齡已老，不能再抵禦別國的新式海軍了。而且美國海軍又必須在夏威夷演習大操，此後再在太平洋裏巡弋，所以昭示世界：美國海軍實能主宰太平洋。并且還必須給日本人看：太平洋是美國的海洋。顧理治自己對於他海軍總長的這種強橫的表示也很反對。他駁斥威爾布的美國海軍已經年老的宣言，發表以下的正式通告：

『在軍艦是否年齡已老這個重要的問題中，美國所處的地位，完全優越。它十艘最大的戰艦的平均年齡並不在五歲以上，而英國同級的戰艦則已達八歲零三個月。美國最大的十艘戰艦的平均排水量爲三二，一二〇噸，而同等英艦的排水量則僅爲二七，七六二噸。一九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一日在北海中的司加甘拉克之役 (Skagerrak-Schlacht) 已給英人以許多的教訓，而英人又將此後幾年所得的一切教訓都送給美國的造船工程師。我們在造那和「瑪麗蘭號」同級的五艘新式戰艦時，已能應用這些經驗，裝置三倍的鐵甲以防魚雷。和「瑪麗蘭號」同級的一切戰



艦實在都是轟不沉的戰艦；像這樣的船隻，英國是拿不出來的。美國戰艦的武裝也遠非英艦所能及；即使當英國新造的和「納爾遜號」及「勞特奈號」同級的戰艦完成以後，重砲的全數在英艦猶僅爲一百六十，而在美艦則已爲一百九十二，所以英艦的武裝也還仍舊落後。」顧理治又接着宣言：美國不當要求修海軍的戰備，因爲這是違反華會條約的精神的。

顧理治和威爾布爭論的結果，威爾布完全獲勝。事實是：美國海軍今日竭力準備；對於華會條約所禁止的各項船隻，尤其儘力擴充。事實又是：美國海軍不但已在夏威夷實行大操，並且在太平洋裏也已舉行了長途的巡弋。

海軍大操本是幾年來早已計畫好了，要逐漸舉行的。一九二三年有守衛巴拿馬運河的大操，將該運河的兩岸同時攻擊。明顯的成績是：要是海軍用了近世的戰器來攻擊，這條運河是守不住的。結果是：運河的堡壘必須還要築得更加堅固些。政府不得不據『戰爭的經驗』來添置該運河的守備方法。下年又舉行大操，試驗安迪崙



羣島 (Antillen) 和佛琴羣島 (Virgin Inseln) 的防衛力是否充足。結果又是和前次一樣：美國的海軍是要被前來侵攻的敵人完全打敗的。一九二五年便是末次試驗美國海軍中的人和物：夏威夷羣島中珍珠港的堡壘就被攻擊，而攻擊的手續又完全和真正作戰時一樣。四月十五日亞林登 (Arlington) 的海軍無線電站命令海軍大將魯濱遜實行攻擊夏威夷羣島，對檀香山尤須着力攻擊；同時又通告夏威夷總督，命他用自己的方法來抵禦，在幾星期內不必希望外援。在這次大操中旁觀的人倒都覺得很有趣；因為這樣強大的艦隊——這當然只能是指日本的海軍——離了本國三千海里，沒有供給燃料和軍械的可靠的根據地，貿貿然駛來攻擊夏威夷，戰事牽延歷幾星期，說是毫不曾想到該海軍必受重大的損失，以後便完全不能再抵抗美國的海軍——這是一般人頭腦裏所從來沒有的印象。無論如何，出版界都沉默不作一聲。然而夏威夷『四月大戰』的結果發表了：珍珠港——萬不能攻陷的檀香山——不再是攻不陷的了；一支強大的艦隊的確是能把它攻克的。一般人很驚奇。此後的結局當

然又是用許多的款項來改築珍珠港，使它永久不能被攻陷落，成爲世上最堅固的堡壘。

每個人都能懂得太平洋裏海軍大操的目的究竟是爲着誰。日本當然懂得最清楚。然而美國的外交家宣言：這種大操是早年預備的計畫，日本不用瞎猜，以爲在這大操背後還隱藏着非友誼的態度。但日本能自問，很好的邏輯靠得住，還是假作惺惺的宣言靠得住呢？

這次大操終結以後，顧理治所反對的威爾布計畫的第二部份，即巡弋太平洋，也就隨着實行了。要顯出巡洋的重要意義，所以不但最大最快的軍艦都全數參加，並且又邀請四十家重要報館的通信員和許多議員一同航行。這樣的事情是從來沒有預先定當的罷。然而大家都以爲巡洋是當然要舉行的；也便可見巡洋的目的是在那裏了。海軍在夏威夷大操的成績固然很好，然而對於這種成績，不但太平洋的各國，就是美國的出版界，也都應當受一種極深的印象。這次巡洋就可以當美國的宣

傳作用。美國海軍既已檢定了太平洋作它主要的戰區，那末它的軍艦和海員也必須趕早習慣。美國一切人民的目光也必須注在太平洋上面。

這個目的當然可以完全達到。然而還有別的目的，就是：要顯出太平洋是美國的海洋。英國和法國，也和日本一樣，看着這樣強大的海軍，十分擔心。它在夏威夷出發，巡行到了薩莫亞 (Samoa)，在那裏便劃做四隊，分赴澳洲的首都墨爾彭 (Melbourne)，西特奈 (Sidney)，紐西蘭的首都威林頓 (Wellington)，和奧克蘭 (Auckland) 及法屬的海洋。它們到處受人歡迎，在紐西蘭和澳洲尤為熱烈。美國人在那裏的受接待，好像他們的海軍是來保護自己的屬地，不是來參觀英國的領土。英國的何德爵士 (Sir Archibald Hurd) 曾把這次巡洋的非常結果描述在兩週評論 (Fortnightly Review) 裏面：『從前英國的國旗在太平洋上傲然尊嚴的飄揚；它保護英國的商業，使英國外交家能作強硬的聲氣，並在英國人民中間要求保持和平的精神。可是現在的地位已急激的完全改變了。在夏威夷演操以後歸集，而現在巡

洋的美國海軍已成爲太平洋中的主人翁，與日本海軍共分霸權；英國海軍已降爲第二等的威權，而英國還不覺得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呢。』

然而美國海軍的開赴法國屬地，結果尤其厲害。這次巡洋，由法國人看來，是致命傷：這是陶生（J. Dorsenne）由太海底（Tahiti）島上所發的一封信裏說的話。美國人在法屬海洋中的舉動，好像他們完全在自己家裏一樣。他們的飛機已經在羣島上面往來飛行，視察了一切；美國海軍，帶了它的威力，已經使土人感受很深的印象，比法國文明更要深切。『我們到太海底來，是要稍微看看你們在法國國旗底下幹些什麼營生』，海軍上將孔芝氏（Coatz）在太海底島上對本地人這樣說。

法國在太平洋裏的屬地一下子便發生問題了。美國倘爲戰爭，還需要很多的港灣，它需要可以照料海軍的地點，它需要島嶼，這樣它才能用它的海軍來戰勝日本。這些島嶼，要是不肯讓它們落在敵人的手裏，那末必須搶在自己手裏來保管。陸軍中將勒君氏（Lejeune）曾公開的說：『巡弋太平洋的艦隊的兩旁都是島嶼，



對於敵國儘可用作無綫電，潛水艇，和飛機的根基。我們必須趁早把它們掃除。』屬於這些島嶼的當然就是法屬海洋中的各島嶼；一遇戰爭，它們的主人恐是不能把它們守住的。太平洋中只能容納三個帝國主義國家的船隻，第四國完全是多餘的。美國現在覺得法國的殖民地帝國主義，不但於經濟上擔負不起，非常可笑，并且簡捷是一種侮辱。法國欠美國的債款幾乎還不清；然而同時法國用美國的金錢，就在美國已經檢定為將來活動所必需的地方，實行紐約從未同意的帝國主義的政策。法國愈早把這些島嶼割讓給美國，那末對於法國也愈好。法國財長嘉羅氏在紐約會受過不良待遇的原因也就在乎此。他所提議的並不比服爾比替義國提議的要壞。然而服氏代表一個謹慎小心不肯得罪美國政府，而嘉羅却代表一個現在還倔強的和美國競爭的國家。美國不肯用它的金錢來贊助那種不能為自己利用的帝國主義，是極當然的事情。

法國是要還債的。這種債不能用洋錢來還清，最好用島嶼和陸地來抵債。法屬

海洋，新加來圖尼(Neu-Kaledonien)羣島，和安南等地方便是償債的代價。美國並不要金錢；金錢它有的是。美國所要的是島嶼和港灣；美國所最感痛苦的就是缺乏這些。法國人也很明白個中的道理。上年新正以前，法國殖民局長，對於要拿殖民地來償債的謠言，在國會裏提出抗議。他拼命叫喊：『法國永不能賣它島嶼中的人民，他們會流過熱血來幫助買到法國的勝利。』國會拍手贊成——他們實是自裝聾聵，但是有什麼用處呢？丹麥把佛琴羣島賣得二千五百萬美金。法國屬地的買價還要高得多。許能和法國的債臺一樣高罷。要是法國還要找補，美國許也還要大量一點。倘使法郎的兌價跌得和馬克盧布那樣低，那末法國賣地的時刻也一定快到了。

美國在太平洋沿岸的發展使日本的海外移民政策更遇到新困難；剩餘人口所能移殖的新區域是要被剝奪了。日美兩方形勢逐漸緊張。又沒有可以疏通的地方。現在這熱度過高的水壺還能暫容蒸氣的壓力。然而日美兩國托辣斯在華的競爭好像一時不絕的新鎚燃料進去，天天火上加油。壺裏蒸氣的壓力必有一天要劇烈的爆發。

各方面都正爲此準備着。

擺華脫氏在他所著的太平洋上的海權那本書裏，曾描述將來必須衝突的各方面的實力；在另一本書叫做一九三一至三三年太平洋中的大戰裏面，他說這種橫禍在最近五年內將要發生。戰爭的原因是日政府謀向外發展，引起急激的衝突。戰爭起初是於美國不利。一艘日艦轟壞了巴拿馬運河，使該運河有許多時候不能再用。馬尼拉和菲律賓濱失陷了。美國海軍戰敗了。此後美國全國一致，鼓起戰爭精神。它的海軍又重新壓迫上來，在瓜母島附近一場大戰，終究把日本海軍戰勝。於是又不得不修和約。

在五年之內！英國著作家估度太平洋戰爭是這樣的近在目前！他以爲這次戰爭並不十分厲害，不過是兩國間的決鬪。這當然是不對的。不過美國正在慢慢的，堅決的，無聲無臭的準備；這是事實。美國正在準備，它不但在造軍艦，並且也在修築太平洋裏的軍港。從亞婁登（Aleuten）島上的荷蘭港（Dutch Harbour）起，經

夏威夷到土兜拉和瓜母島，直達菲列濱，造成一帶長弧形的美國堡壘，包圍日本的南北兩端，像剪子一般的將日本銜住。日本倒也覺到被這剪子銜住的力量。然而英國是否也覺着這種力量呢？

### (C) 英國

三百年來，英國的一切政府，除去少數例外，差不多都以拓展英國的版圖自傲。現在英國政家的地位却改變了。他們不能再打量要征服新地；他們能保守固有的領土，已經是可以滿意了。地球上已再沒有所謂『無人之境』，能隨便趕快跑去占爲己有的了。現在到處只是被人盤據得根深蒂固的領土而已。

英國要爲保持它在中國的屬地而怎樣的戰爭，要爲維護它在中國的勢力範圍而怎樣的奮鬥，提心吊膽，疑懼萬分，這都是大家明白的。其實中國還不過是大英帝國中心的印度在世界政治上的一重屏障。印度現已發展它自己的新勢力，圖謀獨立，脫離英人的羈絆。這比英國官方所自認的還要危險得多。和印度的獨立運動一



起合作的又有日本的帝國主義和俄國。中國一旦失去，那末保障印度的外屏便被撤除了。所以不論是在西藏或在香港，英國所要防衛的，最要緊還是印度。

英國爲印度擔心以外，還要爲其餘的殖民地擔心。大英帝國除習慣法外，沒有憲法，而習慣法又是時常改變的。殖民地現已完全自成爲獨立國，它們和母國的聯接不過只靠一位總督。兩者之間的經濟關係已逐漸解除；加拿大，紐西蘭，和澳洲等處倒反和美國聯絡起來。美國在這些地方和在中國，已都成爲英國的勁敵。所以英國的政家必須預計將來的衝突或許就在這兩個盎格魯撒克遜的國家之間。這種衝突，一時還能因英美共同仇恨日本而防止。英國雖十分小心，不肯像美國一樣，事事對日本採敵抗的態度，然英國本國所不敢做的，它殖民地竟很膽大的無所不爲。現在英國殖民地的禁止日本移民入境，即使不比美國還要嚴厲，至少也和美國一樣積極罷。

英國的海軍，就容量講，雖比日本的海軍強，但就實在講，却反較弱。它必須

預計它將來和日本的戰爭一定是在離它本國很遠的海洋中；這一點它比美國的海軍吃虧得更要厲害。英國海軍界中的政家現在也正想到了這層。他們把馬爾太造爲英國海軍的中心，把海軍的重力傾於遠東方面以對付日本。他們剩在本國留守的艦隊只是不很重要的一部份；而且當局勢緊急的時候，這支艦隊也可以調赴遠東。美國既在夏威夷修築軍港，那末英國也必須在新加坡求達同樣的目的：建築可以停泊最大戰艦的軍港。因此英人便在新加坡蓋造船塢，四萬一千噸重的納爾遜號一類的大艦也能在這裏頭修補。華盛頓軍縮會議並不會對堡壘堅固的軍港的數目明白限止，所以英國儘可以建築大規模的軍港，仍不致違背國際條約。英國也正在預備這種戰爭的工具以奪太平洋中和在中國的最後霸權。

英國在太平洋裏的地位雖已覺得落後，但它總還是三大海權強國裏頭最不願啓戰的那一國。它的外交政策最有經驗，最是狡猾，定能聯絡對方兩國裏頭的一國來共同撲滅第三者；這是英國可以自慰的。然而它也必不能就此自足；它還必須要往

遠處想想。要是英國即使能達到這種目的，那末它以後怎樣呢？以後還剩下兩國，而這兩國之間，遲早又必要發生戰爭，英國因地理上的位置不好，又因國內有許多政治的或社會的反抗，大抵必遭失敗；這又是英國外交界中懂得很清楚很明白的。所以英國如能照它的志願去幹，那末它當然要竭力設法來防止戰爭；它的和平主義實在是由自衛的私心生出來的，所以單就這些事情講，也許是完全誠意的。

太平洋上的霸權，遠東問題，經濟的操縱中國，侵略中國等事情，都藏着衝突的可能性；等到英美日感着有衝突的必要時，那末戰爭既不是一國的志願所能發動，也不是一國的力量所能防止。單靠英國內閣總理一個人是無能爲力的。事的關係比人的關係要更重要了。

下屆戰爭，中國問題當爲導火線，中國便是最初的戰場。然而當奧國和塞爾維亞宣戰的時候，奧國的外交界希望能把這次戰爭只限於奧塞兩國之間。他們是根本的錯誤。奧太子的被刺竟以世界大戰來結束，而奧國的宣戰竟把幾十個國家都捲入

了漩渦裏去。我們切不要自欺，以爲下屆爲中國問題而起的戰爭，範圍是可以縮小的。其實下屆戰爭爆發的時候，不論在中國有無利益關係的各國，不論他是中國的苦力，或是歐美的農工，一個也逃不走，都得參加。這次才是名實相符的真正的世界大戰呢！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再版

實價三角半

著者 E. Reinhard

譯者 陳孺平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4063B



1398

7103  
911

